

黃陂縣志卷之十五



同知升銜知黃陂縣事

劉昌緒重修

候選道前翰林院庶吉士

徐瀛總輯

藝文志

藝文上

藝文中

藝文下

史漢以六經言六藝文而曰藝必其原本於詩書易禮春秋者也宋儒之釋學文曰詩書六藝藝而曰文必其旁通於禮樂射御書數者也是故忠孝大節也往往以藝文傳廉恥卓行也往往以藝文著藝文顧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上

一

不重哉千百年以來以蛾眉而掃平漠北以書生而責服安南煌煌大文直如屈宋之爭光日月他若修城興學功在一時弄月吟風韻高千古讀其文者可以想其行事而如見其所係豈淺鮮歟茲以各家著作有關經史者列爲上卷以各體文有關掌故有關地方者列爲中卷以各體詩列爲下卷以便披覽

輯藝文志

藝文上

左史讀墳索之書離騷爲辭賦之祖淵源有自風雅



宜嫻况

文治日隆辭垣爭秀家鄰楚岸人人篋有紅蘭客自郢中  
處處歌聞白雪奚必西崑才子始命意於篇章洛下  
名流乃耽情於著作志藝文

志畧舊序

程子易傳性理小學諸書

任惟賢周易義訓十卷

佚

惟賢字功懋嘉靖庚子舉於鄉謁選知荏平縣遷知  
廩延中蜚語謫嘉興儒學教諭著五經註釋以傳鄉  
人私謚曰廉毅先生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上

二

自序曰周易本義著於朱子而非朱子之私言也義  
訓則本義之所有者加之訓釋焉爾理備而辭約言  
淺而意深朱子之著本義也蓋引而不發欲令天下  
後世之學易者皆會之以心而自得之也然泥於辭  
而不達乎理者傳訛襲誤耳目漸移莫知是非之所  
在至以屯坎蹇震卦指爲時事艱難以乾體在大小  
畜者爲疆梁順復以深藏速避言君子剝遯明夷之  
見幾以分野授時言聖人裁成左右之功化臣罪當  
誅天王聖明文王事般之小心也稱名雜而不越繫



辭危而不發要亦卦之情僞使然耳或以爲爻里寓  
言抒寫其憂患之慮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占法  
視事之可否而卜也如其象者應之非其象者卽謂  
之不應矣或值凶占而當爲不爲吉則不當爲者亦  
將爲之也若此之類紛亂舛錯不可強通豈陰陽變  
化之道天地萬物之情義文周孔通志定業之本然  
者哉愚生兩程夫子誕育之鄉易象遺書家珍人誦  
每從父兄師友說易於望魯山之雙鳳亭或涵虛亭  
推一卦而極之六十四卦括三百八十四爻而歸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一爻辨惑解疑期在至當然後已二十餘年庶幾窺  
本義之要旨而勉齋黃氏節齋蔡氏雪峯胡氏諸儒  
之說亦擇而取之集成此書因訓本義不覺其言之  
長也嘉靖乙卯

梅煒四書闢謬

佚

五經要解

佚

煒字孟暉康熙乙酉舉人授會同教諭未任卒

鄧光舒五經釋

佚

光舒字葆三萬曆丙午舉於鄉除知慶南府知府  
葉封嵩陽石刻記二卷



封字并叔順治己亥進士官至工部虞衡司主事是編乃康熙癸丑封官登封知縣時作也登封地在嵩山南故其所錄碑刻以嵩陽爲名考此書初出之時顧炎武潘耒皆嘗議之炎武之言曰開母廟石闕銘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并叔誤以爲重日而言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耒之言曰太安二年後魏中嶽廟碑今在登封縣天寶十四載少林寺還天王師子記今在少林寺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四

并叔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之此其說誠然然炎武金石文字記采此記者不一而足而景日昉說嵩陽金石類亦全用此記古今金石之書其備載全文者在宋惟洪适之隸釋續在明惟都穆之金薤琳瑯餘不過題跋而已此書錄取碑文便於參考漢嵩山太室神闕銘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神道石闕銘以及唐則天之封祀壇碑夏日游石淙詩歐陽趙洪皆失載而此記能收之洪書惟載漢魏歐趙二錄僅迄五代此書載及宋金元明東魏嵩陽寺碑東訛東矩訛短



馴訛巡苑訛苑洋訛庠此書能是正之王士正蠶尾集有封墓誌稱其精爾雅說文訓詁工於篆隸又稱其手輯嵩山志二十一卷復旁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辨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則當時已重其書矣

四庫全書

朱寧尊道集四卷

寧字良一是書成於康熙丁丑第一卷爲聖賢前編自孔子至孟子事蹟及後人論說第二卷節取伊洛淵源錄第三卷節取伊洛淵源續錄第四卷爲前明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五子錄紀薛瑄胡居仁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五子行誼而兼及其言論大旨主於攻擊陸王

四庫全書

詹同文集二卷

葉封墓廬集

葉井叔封順治己亥進士任延平府推官改登封令遷兵馬司指揮初以詩介其宗人訥菴質余余曰君之詩未也惟嵩山詩足傳耳爲序其嵩陽集刻之後以博學宏辭薦不見收自楚屢寄新詩求余刪定其郢中懷古詩二十首殆無一字不佳銓授工部主事



未上任而卒

漁洋詩話

王士正嵩遊詩選序曰黃陂葉井叔家武昌之樊湖以漁釣琴書自娛暇則出遊寒谿大小洞中懷漫叟之風長嘯賦詩蕭然自適旣而解巾登仕一爲延平推官復用新例改官知河南登封縣登封治嵩山之下山川清美風俗樸儉井叔樂而安之益用古循吏之治輯和其民旣逾歲政事修舉獄訟衰息每當雲物澄霽輒攜書卷登二室眺龍門偃息盧巖之下卧聽瀑布吟咏終日山煙旣夕命駕而返山中樵夫造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六

次遇之以爲隱人道流不知其爲長官也又嘗輯漢唐以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記二卷爲之辨證甚具其書流布人間見者謂爲劉原父薛尚功之流然諸君子率竭生平之才力以成一家之說而井叔顧得諸簿書期會之餘故其書尤可愛玩而其視諸君子爲尤難井叔固工於詩旣官登封數載詩益清深雅健比來京師予更取其嵩山諸詩別次爲集而序之曰從來仁知曠達之士莫不寄託山水以抒寫其志意而其才或不足以發之則亦湮沒而不足以傳卽



或一邱一壑工於刻畫形似及與語五嶽之遊非有  
絕人之才鮮不爲名山大川所窘此古今之通患也  
嵩高位天地之中居五嶽之首自禹貢大雅載記而  
後代有作者若井叔之工而且富吾見亦罕矣此非  
具絕人之才不能也嵩山舊有書院祀二程子與宋  
崇福宮址跬步接近崇福宮者宋故事多以宰執領  
之其重與玉清昭應宮埒井叔考稽史乘自司馬文  
正公而下得十二人合而祠之時其祭祀又爲之記  
以風示來者俾知所矜式此四百年缺畧未舉之典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上

七

而井叔能行之於今日尤可書也予故並記之以爲  
世之志乎循吏者法不獨其詩之工也

陳光龍集杜一卷

皆圍城中所作

蕭開運學庸集要一部

開運字純齋廣運胞兄中乾隆丁酉鄉試授隨州學  
正蒞任數月卒年七十生平苦心積學名大家之文  
無一不窺所集學庸集要一書士林重之都察院副  
都御史平湖陳嗣龍嘗序其書曰予於省齋太史同  
年友也省齋之學切近篤實樸屬微緻其爲文演迤



春容卓然不羣凡遇四子書談理處明白昭析奧衍而不失之艱澁坦易而不失之膚庸予自愧無以窺其底蘊之所及又竊意其學之必有自也今年春獲覩其兄純齋所纂學庸集要一書章必有綱節必有脈句必有義字必有理嗚乎盡之矣往者入承明廬纂修四庫全書見學庸義疏自宋元而後如有明諸公之會語語要等書不下數十百家或集而不要或要而不集又未必盡有切於舉子業今是書博而能約簡而能賅精通於程朱性理之書貫串於歸唐諸大家之文是傳註之功臣也是後學之津梁也學者誠由是而究心焉於學庸既得其要則論孟亦可以悉通矣省齋之學倘亦得於其兄者多乎遂書以問之



藝文中

各家經史傳註既列爲藝文上矣而其各體文或備官言職慷慨陳詞或出使外藩從容立說他若城池學校衙署之修復山川人物風景之流連讀其文可以知其事因體製各殊另爲一編是謂藝文中請慎翰林之考選疏

姚締虞

爲請慎翰林之考選酌定陞轉之成規實釐文行以仰贊

聖學事臣伏讀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九

上諭俾臣等科道諸臣同三品以上京官各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以備試用臣愚竊以爲翰林衙門所謂文學之臣備顧問者也今我

皇上欲得文學之士亦當慎選翰林之官而欲勵翰林之官必須酌定陞轉之例何以言之

朝廷制科取士三年一舉拔其尤者數十人讀書中秘書茅新進驟列清華便爲顧問論思之階與耆舊大僚相頡頏散館之後編檢諸員又無限數卽請假去來隨到隨補此等遭逢是何如隆重也懸異數原以待



真才而膺厚恩或未盡實學致我

皇上殷殷諮訪居斯職者當何如勉勵矣臣謂其道有二

焉一在乎初選之宜加慎重也臣見

世祖章皇帝時考選庶常曾分別省分屢加課試文詞見之筆墨品望得之鄉評數科以來行引

見會選之例我

皇上聰明天縱自有甄別然其平日之學問博與不博文行優與不優恐驟難一目而定也臣請自康熙十八年會試爲始如考選庶常分別某省應選若干人試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十

以若干藝或年少必具美才或老成必負重望方預其選否則甯嚴勿濫焉及是時通行天下咸使聞知庶深山窮谷之中讀書有志之士皆思砥礪實學而無僥倖之捷徑矣其一在陞轉之宜加澄清也臣見

世祖章皇帝時翰林有外轉之年例迨後散館猶有對品補用之人凡以課實學驗實政也數科以來散館而後一畱衙門循資較俸自能漸致卿貳賢者固皆勤學講道翼贊嘉謨倘其中有謂成例已定安坐待遷者尚肯畱心學問耶若夫官陟大僚則政務殷繁禮樂



兵農刑名錢穀料理之不遑而章句筆墨誠非其所及耳臣請自今以後翰銓科道四衙門爲一例翰林如講讀編檢諸臣仍宜間一考覈文行優長者陞轉不稱者調用庶優劣分而勸懲定競相鼓勵無坐獲之崇班矣夫講學重任

聖學攸關文學近臣亦

國體所繫必先慎重澄清無負

朝廷設官分職之意則雖旁搜博採不開天下訛議清華之端也臣職在禮垣誼難緘默謹竭愚陳奏伏乞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井

十一

皇上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七年二月初三日題本月初九日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開言官風聞之禁疏

姚締虞

爲請開科道風聞之禁以仰佐

朝廷之威明以斂戢奸貪之志氣事臣惟科道一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地方之利害生民之疾苦官員之奸貪原

期知無不言有聞則告



朝廷擇其可行者而行之或有可宥者而宥之蓋

君父寬大之恩與臣子指摘之密並行而不悖所重者在

公私誠僞之間而不在乎一言一事之虛實也我

朝原無不許風聞言事之例自已故憲臣艾元徵有請禁

風聞之條奏誠恐科道中有不肖之人或快一己之

恩仇或受他人之指使一念涉欺貽害不小故深惡

而痛絕之耳然未可以概凡爲科道者也詎意因循

至今遂成定例臣愚以謂言官所出入者不過

殿掖之間所寢處者只在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輦轂之下無論都門以外凡事俱屬風聞卽近在比隣

非曾經目擊者亦風聞也風聞禁而言氣靡矣言氣

靡而中外無顧忌矣譬之養犬所以吠盜若謂無盜

而養不吠之犬亦何益於主人哉我

皇上誠取

世祖章皇帝時諸臣奏議閒一省覽亦何如蹇諤也卽我

皇上未禁風聞以前諸臣奏議不猶有可觀者乎今者相

率而以條陳爲事臣等午夜捫心深知慚懼豈前之

人盡忠剛而今之人盡浮懦哉良以幼讀聖賢之書



長蒙

君父之用務濟時而報主耳不忍僥倖一言以自甘暴棄  
終身也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而臨事一旦欲其  
慷慨直陳難矣此去年奉

諭陳言時冢臣郝惟訥所以有請寬言路之疏也臣每思  
具疏論列而以身居言職迹涉嫌疑展轉胸臆直至  
於今今當直言無隱之時正臣子披肝瀝膽之日况  
言官之設原以摩切當路乃我

皇上之鷹犬若非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天語重頒誰復有言之者臣區區之忱所以必欲入告而  
後已也伏乞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酌復如有志存報

主忠誠可矢天日者指奸斥佞卽少差謬亦賜矜全如或  
快已恩仇受人指使章奏抄傳眾目難掩縱令彈劾  
得實亦難免於徇私之罪如此則言官有所顧忌而  
不敢妄言中外諸臣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爲交相砥  
勵以仰佐我

皇上求言圖治之心行見眾志寅清



朝野稱慶卽處分微臣一人之狂愚臣且感戴  
聖恩捐糜頂踵矣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康熙十八年八月初八日題本月二十四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召對紀事

八月二十九日

姚締虞

先是八月初八日啟奏兩疏迨十二日前疏奉

旨而風聞一疏逾旬不下竊意畱

中矣忽二十四日早吏部諸臣入奏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十四

上諭云姚締虞請開風聞的本你們會議畢將議本的上  
本的一齊傳來聽候

諭旨是日午後會同確議之紅本纔下吏科至二十八日  
諸臣會議因滿洲諸大臣議不行諸臣無敢異議者  
惟總憲臣魏象樞自爲一議如臣締虞所請然其爲  
犄犄誼騰也甚矣是日晚卽有

旨傳九卿詹事科道掌印不掌印諸臣俱於二十九日五

鼓入

見而吏部尚差筆帖式一員至臣締虞寓宅認實次早



引同諸臣入見是夜遶巡弗寐而雞三鳴矣五鼓同入聞

上將臣締虞歷來章奏俱取入而內閣將

世祖章皇帝時本章俱查出呈送

御前矣

因臣締虞原疏內有誠取世祖章皇帝時本章省覽云云也

甫黎明滿漢中堂

持

上諭至昭德門令諸臣跪聽諭內尚言臣締虞前疏請停選

擇之非謂其更張成法然未指臣名聽者面相失人股慄然是諭亦止一宣讀即畱起居注不抄發也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

諸臣正相顧錯愕間一二同鄉親識皆為臣締虞恐懼失色少頃

上御乾清門諸臣以次跪訖

上歷問諸大臣諸大臣啟奏畢呼臣締虞向御坐前跪

上問云據汝的意思是怎麼臣對云臣心無欺只知為

朝廷言官是

朝廷的鷹犬若寬得言官的處分便敢於言

皇上諭云朕曾處分幾個言官來臣對云

皇上聖明從不曾處分言官但有這個處分條例在言官



便畏懼了臣等事

堯舜之君只願服官報効誰肯自取處分

皇上又諭云難道只憑你們風聞不立處分條例怎麼行得臣對云臣疏原不敢說不處分只望辯公私誠偽皇上又諭云你們做言官當擇大事言之不怕死的纔是忠臣且本朝從沒有禁風聞卽如你去年差往江西也有人說你不好朕未必就信了也是風聞臣對云臣八月初五到江西九月初就行了沒有不好的事皇上諭云若要錢也不在日子的多少臣對云實實不敢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六

適

皇上又旁顧滿洲大臣說滿話聖容甚厲然又霽顏回顧臣締虞云朕沒有說你的不是朕與他講別的話蓋聖衷之仁明如此臣締虞又奏云科道官官職本卑責任又重非啟奏又不得時常在

皇上跟前又立下這個處分的條例所以爲

皇上指奸斥佞是極難的事今日奉

皇上這一番諭旨臣等科道各官仰窺

聖衷此後便敢言了語畢仍呼臣締虞復跪原班次訖逾



時諸臣奏對畢退班臣締虞隨後將退出

皇上又呼臣締虞前跪

上問云你可見

世祖章皇帝時本來麼卽指

御案上本章云這便是臣對云臣曾見幾個參本來  
皇上諭云你可是恐怕朕不曾覽

世祖章皇帝時的本章臣對云

皇上萬幾之暇無書不讀天下吏弊民情無不洞矚臣等  
素所深知因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世祖章皇帝時的本章俱是久經

聖覽的臣疏中所以只得這樣說

皇上又諭云你可知

世祖時科道官有互叅的事麼臣對云臣知道語畢

上命臣締虞出是日

上又遣滿洲少宰至起居注

諭掌院學士等官將今日朕的語言及科臣姚締虞奏對  
的明白記載仍先呈

覽次日起居注各官將稿呈



覽又諭云昨日話甚長不止這幾句可傳他進來自寫次日復傳臣締虞入起居注授以紙筆臣記憶備錄如此蓋

天威咫尺之下隨問而對祇記其概云

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上諭諭吏部言官職司耳目必學識優長練達政務乃克勝任近以科臣孫纘條奏行取考選應加考試因將現任科道各官俱行親試觀其才品以昭澄敘姚締虞王日溫李迥條奏詳明可稱言職並張鵬等俱着畱任其黃陂縣志卷十五藝文中

六

益加勉勵殫心職業以副任用某某才識庸常不稱言職俱着降三級調用不准以加級紀錄抵銷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以上數條俱從姚中丞所刻奏疏稿內抄出敬誌之以見

聖天子宵旰勤勞立一法行一令博採芻蕘不惜反覆詳慎所以開億萬載有道之長也猗歟盛哉

請改黃陂孝感隸漢陽府管轄疏總督邁柱

題爲酌改府轄以均繁簡以便責成事該臣看得府轄



之州縣必相去密邇凡起運錢糧解審案件及一切  
公務俱屬捷便於地方庶有裨益查湖北黃州府屬  
之黃陂縣地當南北孔道去黃州陸路二百四十里  
水路三百餘里遠涉大江有風濤之險其去漢陽府  
僅九十里又德安府屬之孝感縣南北衝途與德安  
相距雖止百里而前赴省城必須向北遶道實屬紆  
迴其去漢陽雖亦有百里之遠然係赴省必由之路  
無庸繞道先據布政司請將黃陂孝感二縣改隸附  
近之漢陽府管轄經臣批令飭行該府縣確查妥議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九

去後今據湖北武昌布政司徐鼎湖北武昌按察使  
王肅章會詳據黃州府詳稱確訪輿情咸以陂邑改  
轄漢郡實爲官民兩便並稱陂邑係水陸衝衢東南  
孔道在黃爲邊陲之地統轄難週屬漢稱附近之區  
管理甚易益寡哀多允宜改隸酌繁就簡實便公私  
等情又據德安府詳稱確訪士民輿情以孝邑改轄  
漢郡則赴府爲往省必由之路凡起運錢糧解審案  
件及一切公務爲可免稽延且士子應試驗看等事  
俱屬順便於地方形勢調劑得宜等情各由司詳請



題達前來臣覆加覈查無異相應據詳具

題請將黃陂孝感二縣改隸漢陽府統轄以便治理以

順輿情者也臣謹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修城原記

王霽

皇建極二年歲在甲戌冬十月朔黃陂縣城成週九百八十三丈九尺有奇高一丈八尺橫一丈二尺六門各樓樓各有郭水閘四座冷鋪十座晝夜追邏鈴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廿

柝是節外姦潛奪內犬靡聒巍然一巨鎮也士民欣欣奠厥居邑大夫劉侯命予紀事昭實以垂遠予聞曠日久誠懼不文繼思父老相傳正德六年劉賊南驅越關直畧陂邑陂無城不攻自陷民以之荼當時官民莫不仰天竊歎以爲無險可守信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不能苟安於一日也及事平上之人安於無事下之人恐其勞已城工之議遂寢不知陂邑雖微去中州界不出百里南至會城止八十里誠爲楚之北門陂邑無城盜寇之入直驅江漢是楚無門戶楚



不克全矣惜太平日久無以是議上言者茲聖天子  
嗣統之初紀元萬厯相臣極臬夔伊傅之選以天下  
爲己任簡賢進能敷求治理環海內外罔非正人興  
廢補敝百度惟貞維時我大中丞趙公奉命來撫吾  
楚懷經國遠慮以楚北空虛欲築城以保障吾民謀  
諸巡院同德定議詢之守巡郡邑僉曰都公遂親臨  
下邑相其地宜謀及士民予對曰城誠有益於民情  
民困恐不堪以供事公曰借民力弗括其積予又曰  
惜無令恐不足以集事公曰擇人而任新令卽至於

是公請於朝上可之遂命本府理刑周公以經營其  
始再命武昌府理刑程公以考正其規申命本府太  
府潘公以恢廓其制規制既定遂分委縣佐以督其  
成專委郡守以稽其弊計費輸給計日鳩工太府潘  
公時下恤民之令民忘其勞益樂趨役功未半我邑  
大夫劉侯適至廉勤慎事公恕得眾版築雖勤農時  
不違民力用紓起癸酉九月望後迄今不逾年而告  
成功觀者莫不歎曰崇墉屹屹可以守也楚北之藩  
籬已固奸僞之念可以潛消矣申丞公功在社稷澤



及生民顧不偉歟使後之宰是邑者仰體公心康和我民則生齒日繁有勇知方人心堅如金石地利人和兩得之矣矧麻城孝感一時三城鼎立脫或他虞擊其左則中右應擊其右則中左應擊其中則左右俱應有備無患是城誠與天地相爲悠久國運其永清矣豈止保障一二世已哉是役也綱紀於上昭憲酌情務得民心又我大中丞汝泉趙公先巡按監察御史念庭舒公後巡按監察御史石龍李公清理戎政巡按監察御史梅岩李公皆訂謨定命遠猷辰告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者也綜理於中酌權應務隨宜處分求不拂乎民情者分守武昌道文岡鄭公分巡武昌道大梁劉公江防兵備道金溪戢公皆深切民隱贊畫多勞者也至於錯綜斟酌動中機宜不苛不弛俾費罔官損役匪農妨則我太公祖潘公邑大夫劉侯尤爲勞瘁潘公諱允哲直隸上海人劉公諱起鵬江西太和人其寬明仁恕德洽人心者俱難盡述茲特紀其悅以使民之一端云其忠愛勤事夙夜匪懈則署印蘄州同知陳汶縣丞吳崇儒主簿陳生春典史黃朝正例應書



以紀勞焉若夫給發區處錢糧一毫無取於民悉鑿諸碑陰以俟考云爾是爲記

興復帶河記

鄭 佶 邑人

黃陂自宋人卽夫子廟爲學今學宮其遺址云學有帶河一道蜿蜒餘三里發源於東坂西抵黃婆橋之隩澗支滲瀘引派積潤深澗可舟層氣縈紆吐納瀟河達於江漢縣志所謂西滙七澤之雄是已誠山川之委會而元淑之所鍾也天聖中程明道伊川氏誕生焉遂繼濂溪之統爲是邦重信有地靈然哉迨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朝文教載熙僖僖蓋盛吾黃士每大比登省試輒四三人少亦不失一二雅稱多士焉嗣後豪民浸塞河流遂失故道堪輿家率謂非宜以致科第浸嗇於舊士論憤惋久之然民怙其姦而官難其請未有以興復言者隆慶改元蘇大夫由諫議來視邑事廉平懋著明斷兼資釐弊剔姦百度振舉士民甚親之尤加意學校授文發諸士習一新有諸士金君洋楊君正蒙朱君天啟定興復帶河之議進白於大夫大夫曰此吾責也命急復之於是計家受力駢力赴工曾不



踰旬河乃用復諸生謂是舉也俾百年晦蝕得還故  
吾人文昭焉風氣萃焉是可無紀乎相率而請記於  
予予曩爲諸生時顧瞻斯地每爲不平逮占仕籍過  
故里展謁廟下屢白於有司不果復乃今不勞餘力  
一朝有之予之喜與諸士均也敢以不文辭竊維國  
家望治於士教士於學設守令以提調之然而勸率  
曲成於常格之外者常艱其人今大夫復百年已失  
之地以興起後學可謂達風教之本矣固宜諸生欲  
勤諸石志不忘也雖然是豈足爲大夫報哉所望於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苗

諸士子者蓋於帶河觀乎觀於盈科後進之序以定  
其志達於及泉學海之喻以要其成明於澤潤生民  
之術以擴其用斯所得於伊洛淵源者深矣將爲東  
序之珍奮跡明時繩繩繼耀不有殿前及第經筵說  
書如明道伊川者乎是足昭大夫以人事君之義乃  
所以爲報也予旣以是復諸生之請並係之詩被之  
歌頌以鳴盛德云大夫名景和癸丑進士蜀之瀘州  
人詩曰 廟學肇自宋元中國朝承運文教崇山川  
挺秀輝王宮有河浩淼源於東中淳灑積何恢宏一



方淑氣茲攸鍾譽髦繼出功業豐豪猗那復知由從  
宅園侵塞帶河淙蠢茲敢爾鬪章縫滄池虵珠售未  
終百年誰任恢復功川西夫子斯文宗黃扉抗疏萬  
夫雄蛾眉絕世忌興戎赤壁來遊邁往蹤視邑一載  
力匪躬惠流百里如春融顧瞻學地心則惻文運當  
興機適逢一朝下令還舊封環維真與潯河通靜影  
閃玉映碧空靈光干斗騫長虹雙川伊洛衍孤洪五  
星奎井啟文隆蜀中教化頌文翁議薦溪毛報在公  
我願士子養益充塵襟一洗開顧蒙弼成真才爲世

庸四海大振菁莪風以人事君志則忠擬與河洛禹  
功同請看帶水春溶溶恩波浩蕩思無窮

修學原記

副使沈

鍾金陵人

湖藩屬郡黃州控江漢匯流之衝東北隅踞然一大  
形勝黃陂爲郡屬邑迤西相望百餘里許地衍而夷  
民耕漁而庶且富宋時河南程公珦嘗尉於是秩滿  
不能歸遂家焉明道伊川兩夫子實生於今之程鄉  
坊斯則地靈而人傑信有徵者邑固有學其儲養人  
材漸漬兩夫子遺化數百載如一日出而撥科躋仕



者代不乏人學屢廢屢修具見邑志乃者文廟兩廡  
櫺星戟門與夫講堂齋舍歲久浸爲風雨所蝕後弗  
支學諭宜山楊君樛早以詩名家始至惓惓跡魯僖  
思樂善教故事忽仰而嘆曰茲學殆廢也歟哉吾固  
不忍坐視盍修諸爰括私藏得百金願罄出以助工  
費白於提學僉憲廬陵陳公鳳梧公允之並謀於侍  
御交城李公天賦曰茲吾事也爰委郡判兩城黃君  
壽戒以毋擾民毋濫費隨所酌量務爲經久遠大計  
黃君素清白吏夙仰侍御公風裁蹇諤果毅有爲承

所委私心頗快首捐俸資爲倡邑令程鄉徐君繼之  
司訓會稽孟君韶成都徐君昇又繼之民富而好義  
者從之如歸市尋括公帑之羨餘以充適有絕軍田  
五頃有奇往往爲奸民侵盜構虞芮之爭者八十年  
被繫而累死者甚眾黃君曰養人者何至復害乎人  
爰白於侍御公定令付良民陳萬富督耕歲取所入  
以資厥費暨修二夫子廟並諸義舉悉於是乎取給  
且視舊址逼隘殊甚旣徙居民之鄰之者償所值而  
展拓之庸厥力役閭閻若罔聞知一時市良材鳩羣



工並手偕作首樹櫺星門易以石諸方就緒黃君以  
旌擢知涪州去而郡判金陵楊君俊來代之徐君孟  
君以休致去而邑令光山陳君傑司訓上虞魯君軒  
來代之諸君人易而心同緒亦尋就廟廡堂齋樸斷  
而鼎建已而飾以黝堊丹碧文采燁然改觀固將獻  
享則俎豆增輝絃歌則詩書禮樂聲鏗訇而儀踰濟  
矣猗歟休哉蓋做事於正德丁卯秋七月越明年戊  
辰九月落成學諭圖記顛末用爲嗣後者告乃偕諸  
生潘予民陳維新浮江漢而來過於林下以予曩謬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茲提學似於其學爲不敢愬愬以爲請予思我皇明  
建學儲養人材學廢而修固已爲人材者視學之修  
亦知所以自修也乎夫人材平居於學游焉息焉孰  
非誦吾夫子者在易曰修辭以立誠曰修業欲及時  
在大學曰修身在正心誠意格物致知此正今日儲  
養於學時事果能立誠以修辭及時以修業格致誠  
正以修身以之掇科取仕直若探囊取物易易然者  
自身修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小則爲天下國家  
用大則用天下國家隨所用之大小而小大其用以



應之夫然後於皇明建學儲養之意庶無所愧哉抑  
陂在昔掇科者固不乏然或一二而止乃今丁卯連  
得雋者有三斯固學諭善教之明驗而廬陵公菁莪  
棧樸之道化亦斷斷乎其不誣者因並書之以爲記  
修學記

提學許宗魯 咸甯人

黃陂廟學創自某年歷歲久遠戟門之外亘以通衢  
越衢直前爲神路左右夾居民屋民屋南路盡爲泮  
池市喧蓄穢行道往來疆里隔絕目者鮮不病歎然  
卒無所改作學之官師若士患焉嘉靖元年十月按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其

察司副使新安陳公昌按部廟謁周顧登堂晉其屬  
曰凡居業之區尚靜凡妥神之區尚潔凡卜基尚昭  
通而方正余目斯學皆戾之夫學以居業市喧雜焉  
廟以妥神蓄穢褻焉且基塞而昧缺而不整果何以  
爲學哉尚其改作焉於是諸生高明席上玉輩以改  
作之事爲書上請邑人潘子明復以宋縣令贈開府  
程公適縣尉贈大中大夫程公珦合祀之議寓書於  
公公乃會最其事下令於縣知縣周音教諭衛熙輩  
集議於眾眾咸協議復於公公以其議取裁於巡撫



都御史張公琮巡按御史何公鰲馬公紀咸報曰可於是規度維詳盡易民屋改易其衢咸屬之學東門拓地五丈八尺有奇池前視門加二尺有奇直引一十六丈四尺門西廣五丈池前加門八尺直引視東準蓋昔邑民江允鳳胡朝輩之業償以庫金二百三十四兩有奇官無強令民無戚容欣然就謀稱平允焉明年二月朔經始其事畢撤民屋通貫開朗乃遷戟門於故池之所縮池居門中池東爲名宦祠西爲鄉賢祠次爲儀門殿堂齋廡仍舊增文飾漫靡不周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芄

備工方次公復申檄同知趙以敬覈之覈如初計事舉精實無侵漁苟成同知且以學門參差爲議公文易段需之居以闢學門學門廓如工成之日途歌里謠民不告勞官師修職士子講業靈神妥康邑序改觀各獲其所熙熙如也舊名宦祠止祀太中公珣至是公採潘子民之議並祀開府公適初開府令黃陂卒於官太中貧不能歸卽寓居焉太中後以蔭錄尉黃陂實生二程開大其業按逸志曰適令黃陂以清謹聞今卽太中貧不能歸則開府之賢可考而發祥



昭德鍾於二程則又當知慶源矣故開府世祀爲合  
禮蓋程氏俱祖新安將軍忠壯公靈洗公於二公有  
宗道焉又明年七月望有司告完公謂宗魯有司學  
之責屬以志碑以垂永久許宗魯曰余讀春秋見魯  
僖公修泮宮復闕宮史氏嘉之實頌焉至今百世號  
稱賢侯此何故也蓋施政在實其本宣教莫先於學  
昌風養材務斯爲急程公是舉具其美方諸古昔宜  
有頌述乃作詩曰於維我皇綱紀四方文教用章百  
四十年聖聖相傳造化如天人材鬱興川流日升是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繼是承惟此南國首濡帝澤思邦之式瞻彼學宮閭  
閭混同開拓誰功學子戚如聖靈疾如訊其賁如憲  
臣惠來載度載思曰余任之乃召邑令乃謀庶姓爰  
集嘉政邑令維勤庶姓維歆實崇斯文旣定爾規爰  
拓爾基不刊不虧邑有哲人履淑蹈純先覺我民究  
厥慶源開府肇先太中象賢風流逮今山高水深秩  
秩德音旣開學宮戟門窿窿泮池溶溶禮殿有翼旣  
闕且闕聖靈爰戢負彼高堂學士來同彝倫攸明載  
啟新祠仰止在茲百世本支肅肅憲臣啟廢聿新爲



政在人咨爾來學懋修有恪憲臣之作魯述是頌盧  
功此綜由於有眾

贈張司教改建學門原序

鄭 佶邑人

或問政教異施乎予曰天下無二道敷教所以經政  
也士民異齊乎予曰天下無二治育士所以康民也  
張君教黃陂三年皋比商道軌物作人無庸殫述今  
陟黃梅令以從政爲職而猶不忘於諸士也謂予曰  
學者得聖人之門爲修息之地將以成材効用而昔  
之徙門不審多士病焉非所以廣絃誦也吾必遷復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櫺星之右可乎予曰往歷郡縣每以興文造士爲心  
君之心予之心也然且行矣疑不遑此乃君之意益  
篤咨於士庶益詳請於當道益力齟齬者格弗聽復  
其位置拓其規模彤垣翼迴文題日麗美侈於前瞻  
視竦矣而皆出於俸資無煩民力竊念今之以傳舍  
視官邸以胡越視章縫者何限而君獨鍾惠於斯士  
此其用心何宏且遠哉夫有乾坤闔闢之門而後化  
工流行於宇宙間小大成象動植麗生焉聖教之有  
門則升堂入室之漸而學術事功之所從出也故聖



人之道猶天然魯爲禮義之國闕宮之新猶待於僖公詩人頌之莫不以學宮爲重且慎者而君之急先務智也不勞民仁也興賢育才以儲上用又所以効忠益也以此立教教莫不爲政矣以此立政政莫不爲教矣何也心乎愛士則愛心乎愛民則愛政教異位而同心者也蒲且子善弋詹何得其術釣於漢沔之交而盈獲焉其心信且專也楚令尹敖師其心以治楚平心易政三年而楚國大治其心信且專也夫敖能移釣弋之心可以治楚君移教士之心於黃梅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何難舉循良之政措之上理哉故曰三五之教吏民同游元化衍而休風流大道行而聲猷遠君之謂矣吾邑舊無城有城自今歲始識者僉謂地氣回靈文獻當盛而君又爲立學門以助其勝時至事起氣機感動昭融旁達信豈偶然當必有鴻生鉅儒應期而出如鄉之先賢明道殿前及第伊川從政說書文足敷猷道足致主以副君嘉育之心者矣此諸大夫國人之光又將圖以拜君賜也於是諸生相與歌曰皇矣聖宮萬古攸崇門牆興復天高日中蕩蕩周行維



公闢之翼翼正位維公立之魯山挺秀鳳鳥揚麻蜚  
聲閭闔聖制王猷啟我多士邦國之頑昭公遺愛道  
義之門予于其行故撫羣言以爲頌

端齋記

贈學師朱天啟

鄭 佶 邑人

邑博朱先生以端名齋志端也端之謂正也大學立  
教先於正心夫子論政本乎帥正正者生人之道而  
政教之原也辨心居業不離道本正學也雜而不亂  
其理者正而常也險而不失其性者變亦正也本之  
身修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正之推也端之用大矣哉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而何以名其齋也象懸路徇之義隨處體認之意也  
見饗爵思正飲焉見邊豆思正食焉何莫非學何莫  
非道也先王以道爲學毅然必爲君子談經義植門  
品翦披奇袞向歸純正言律聲度要皆發揮於四端  
五常之妙用所謂大雅之士哉是故追遠有堂可以  
觀孝元旦志喜可以觀忠飛鴻有吟可以觀別壽生  
有咏教諸生蒸蒸然向於道又可以觀爲序爲信之  
實皆所以正已而推之正物率不外是昔者先王設  
庠序學校之教以明人倫而孔子教於洙泗之間見



諸魯論所載以孝爲問者游夏二人而已乃先生人倫大節則固兼之庶幾哉以身教士蔚然師宗矣嘗讀其慎獨之辭皆正心以爲明倫之本卽程子雖靜處端坐如泥塑人不與先生同心法哉世之冗員常品盭道曲學廢倫遺物者以施於用輒大不效必無關於世道人材之隆替焉者其視先生爲何如哉故荀卿三爲齊祭酒嘗曰儒者在朝廷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使先生生於先王之世度德授位必有天子饋醬醕爵之禮而今止施於一方者皆遇也然諄諄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以正俗爲訓則已與美政同功而治國平天下之大端已具蓋軌物端而教化行在道不在位也於是士大夫之過端齋者曠然如息於終南王屋之麓而蔭於喬木也先生亦陶然如日居夫子之牆瞻申天之容樂其道而忘焉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庶亦有得於斯矣予取其名齋非徒言也忻爲記之昔李翱氏爲復性書明端本誠身之道陸儉曰子之心尼父之心也惟行之不怠而已矣予亦請援其說以贈先生



建文昌祠碑記

胡仲瀾 邑令

邑故無文昌祠一日鄭生明城段生養宏侍予坐起而謂曰文昌生於周初應化清河游神濁世觀其爲神爲龍自水府而天官由王者而帝座化於人間世者九十七而一歸之於忠孝以補天地不足之化扶古今欲墜之教則其所從來遠矣嘉靖間鄭中憲公佶舉進士邑父老共見文昌元衣白騎陟降於魯臺之巔今城中有鐵鎖龍潭故名蹟其地遞傳而屬之中憲卽以此地祠之以招魯臺陟降之靈可乎予曰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五

文昌固若是化耶大塊噫氣造而爲化化一也有變化有教化有風化陵舄蟻螬自無入有命曰變化顯忠遂良礪世磨鈍命曰教化鵠豎矢赴標起影隨命曰風化夫文昌抱氣而神無不之其化也化率軌於綱常而衛翼乎聖道寓教化於變化中也昔周內史有言國之將興神明鑒之予承乏茲土援神明以鼓舞眾志而潛以作新士類神道設教理有固然則祠之建也又非風化之助乎且予於公暇嘗游覽所爲龍潭諦觀景物春則水滿四澤旋邱如璧迤邐浮桴



游於太極夏則柳暗蓮香魚翻荷綠淡雲輕風前川  
可續秋則霜林瑟瑟滿目淒清木葉雖脫石柱嶙峋  
冬則積雪平崖層冰振玉寒雲不流嗒焉空谷雨則  
淡煙黯黯電光的的波影欲飛神龍若寄夜則月到  
潭心鐘聲答響幽澄人戶破除夢想爰始爰謀爰契  
我龜曰止曰時祠祀於茲文昌有靈或不吐之予復  
聞之父老潭下有龍一夕風雨化去今卽其潭上爲  
祠夫文昌九十七化中龍其化之一安知龍神之非  
文昌化文昌之非龍神化耶都人士際昌明之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爲祠文昌卽祠龍神也祠文昌龍神卽祠千秋萬世  
之忠臣孝子也祠忠臣孝子則將山靈之重人乎人  
之重山靈乎語曰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  
孝是舉也所謂以忠孝風之者也祠以萬厯甲午成  
鳩工需材予悉取給月俸而不以厲吾民兩生請一  
言紀事予言止此矣行將觀其化被譽髦文風愈盛  
而科甲愈多豈非一邑之福哉

黃陂縣題名記

邑令

王

朴  
勺容人

在昔唐虞稽古建宮惟百以十二牧分理天下明良



聚會王化敦龐其政不肅而成夏商繼治道同成周  
遂人掌六遂之法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  
其制詳矣秦不師古取天下而郡縣之縣令之重自  
此始漢世察吏深得上下相維之意增秩賜金璽書  
慰勉故龔黃卓魯兩漢爲盛唐宋疏名屏風宋室請  
行察郡歲舉縣令一人得令如醴泉陽城青陽龍游  
班班傳美我太祖分符建縣以文綺金帛宴賞今上  
繼天立極敬一紹休廉善禁貪之訓尤惓惓焉其雅  
重縣令勤恤民隱恩何渥也黃陂古名邑木蘭拱秀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灑源包絡舊長斯邑者如李公恆之仁愛王公憬之  
清操周公昂之廉潔謝公廷蒞之明敏其良法美意  
膾炙人口者不一而足予甚懼久而湮沒無以稽往  
籍而紀宦成也乃鑿諸石使知某也良則益有所勸  
某也不良則愈有所懲夫人見而指之而思念作焉  
其誼亦嚴矣陂連歲旱澇流移過半百度廢弛壬戌  
秋予以綿劣叨承簡命越明歲稍稔移食者歸業邑  
之公務漸次修舉兢兢焉圖維政理以仰副朝廷之  
德意求無負承宣之寄此予與嗣令者之責也若夫







其怪遽未可以悉數也大概形勢豐隆凝厚則如太和之紫霄峻嶒壁立則如北岳之天柱逶迤行曲則如雲夢之鬼谷焉參苓芝朮諸藥備產採而服食可以忘飢即使不藥不見道者居之亦當作物外高流遺世獨立於煙霞之表也夫山川之靈異如此而人文風物未免因時高下天地之氣固自有限也然亦係人之振拔流俗以能不負山川之靈何如耳昔二程夫子生於是邑長於是邑晚乃歸洛其道行於天下後世如日中天而鍾靈之鄉獨寥寥焉此後學之責也方其築臺聖魯之餘嘗游衍於白雲深處白雲之東有山曰道明亦因夫子而得名也夫召伯聽政於甘棠周人因之以思召伯況賢人君子生長游衍之所乎邑有二程祠祠近大市前後皆通衢於學者藏修秉燭予欲於白雲深處建立精舍以承夫子之道與同志共相講習以明絕學追維少日不忍汨沒風塵而慨然有志於斯道者非性然耶固與夫子異代同鄉有感於流風餘韻而興者也第愧姿質庸下學之既久而未有成章甚矣予之不類也然天下事



一人成之不足眾人成之有餘建功立業者固然學問之道亦然予因爲山川人文之說以風動乎豪傑之士云隆慶庚午歲春正月記

趙先生去思碑記

耿定向

黃安邑人

趙君以順慶訓補陂諭凡二暮遷岷府教授以去陂之二三子意若未慊者相率而請於予曰趙君教陂德我多士越多士德之公主斯文盟且喜揚人善願爲我文其實碑之予以爲世所稱守令者得專城民社而吏焉條析興革講究利害深仁浹洽而後所去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碑

志思廣文論學攻業而外無甚奇絕者卽德士而何碑之爲事蓋未前聞矣而予在事四方又竊觀廣文所行事有叩之無聲擬於泥塑者似誠實僞也罄折事上官自甘卑垢者似恭實諂也挾詭謀恣狡算法外立規似厲實荏也脂韋易悅骯髒罔協爲和爲介而實險也割羶示愛吹毛求察爲惠爲明而實私也其所弛張不概於聖人之道所謂去則令人思焉不置者良未易議今趙君名爲司教僅二年所而士固德之奚處耶諸弟子曰唯唯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束



脩之贊慎於所受以爲他博士先其有所訓誨也剔  
腎腸剗肝肺恐有隱識譽一善恐未竟惻惻焉訓不  
迪恐弗革匿之恐若傷接之無違禮無厲聲忠實爲  
持名檢自飭涵養純粹不見畔岸而於強毅博捷者  
亦未嘗不濟其間故其在則依去則思陂之士何可  
一日忘吾師也且先是有金華朱師者名天啟先本  
實敦節義倡明聖學揭日月而行中天諸士猶以無  
特祠爲念寥寥數十載而一繼見則其教化之映照  
後先者與魯山屹然並峙也何疑予曰嗟乎此難以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聲音笑貌爲者予嘗謂人之自信與其信於人者誠  
難矣藉令學不足以視身教不足以範世則於學且  
有未信奈何使其人契慕不忍舍夫朝廷之勸懲或  
有時而不逮而士人之無教在旣去而尤難然則其  
信於人卽其自信者乎夫君初亦自行其學而已安  
恤去後之思是石傳之俾世世知有趙君其稱之不  
泯如此若朱君則亦旣湮沒無聞者今且並志不忘  
是三代直道之公猶在人心其亦驗學之不可不致  
於信以無詭於聖人之道而欲信於人其亦有所先



耶予往督南畿學討諸士而訓之每欲躬至精神以  
行吾所信而條下學官行有不盡於意者則身先之  
謂何乃今君賢矣而劉君鯨趙君一鶴亦相濟美斯  
士人之盛際乎願從多士之請勒其言於石以爲後  
事者師趙君名嘉煥字天章楚岳州人爲之辭曰天  
子勅師教彰厥修輔植敦樸覃宣化猷士庸作求矜  
能炫智刻志爬揆良者不聞益怙其偷惟士之羞君  
邁厥迹含宏優柔令終如始人罔違允南山之石蒼  
蒼寒秋世公之休萬曆十二年甲申季夏題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陳先生去思碑記

張濤邑人

蓋嘗居恒思高皇帝廣厲人士至意未嘗不伏歎仰  
嘉曰守令擾民聯以師儒俾會道德揭四維而樹之  
風聲故教雖散官實以訓分熙洽之務大半今是職  
如故也陵彝上謂不以劇務士謂不以居僑選老  
生宿學填鐘露崦嵫之戚託於毡冷飯糲賢關而市  
道久矣其然官載不躬之教士事不模之師無問聯  
民矣夫師職重矣或莊瑩樹體或勤篤覃教或祥愷  
布厚於廣厲乃不甚窳余陂程里望魯臺山仰跂至



止攸同諸不逃評意吾所親聞於邑序者丙丁滇之  
李戊巳黔之玉邊風灑士儒范幾爲裂盡海虞之輩  
血氣衰而文墨差強齊興之鄭容澤薄而骨絡頗王  
祝來芝城一調迴別兩齋儵曠士至今猶能窺其畔  
岸而堂廡殊不凡近其時行修操恬爲方中美範人  
倫盛業則有若昆州之楊而壽春之趙亦其流亞嘗  
彝思津津不能忘頃復得龍山陳君而士欽其莊而  
樂其潤競以姱砥而愿以不閑迨至正文體功令屢  
下則示士曰文復古體在人復古心杏之根而松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葉理必無者其訓切如此至於恤寒士憫危困絕干  
請卻贄餽又若捐修鐫碣範俗禮儀垂訓箴誠曾不  
曰廣文寒官諺有之曰水與魚其惠實深它如夫陰  
陽面背郵其夢所不二也以是稱廣厲而聯萬庶夫  
何愧夫師道不立上無教化士不親師下無風俗聞  
諸人曰典型陳先生體懋教立祥愷藹如尸而祝之  
猶將百世師所好何阿所服何忘今稍遷先生汝南  
碑先生卽有先生在也其敢以請噫諸文學知所親  
師矣師風教所關設有端誠長者如陳君更迭而處



且碁布於時夏卽四維常張而聯縣官所期風聲於  
三代之盛可也陳君楚南郡人名珽字君摺其家世  
至君蓋四世師表云是時襄陽劉君大偉祁陽廖君  
應科皆純懿君子履任未久而陳君遷秩去故獨紀  
陳君

陳先生去思碑記

黃失名

陳熙宇先生者諱耀天中廬氏人也以萬曆辛亥冬  
得訓陂爽卓有遠致不作俗士齷齪活計日延進諸  
生言德義或時及書史舉子業若不知廣文飯不足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畧

也陂有四時學會講入孝出弟之業諸生有志者皆  
循循自愛甯俛首老師長不辱色於有司庶幾有恥  
之意焉而不習其意者或浸入不振先生嘗謂士以  
氣爲主吾儕所司二三子爾奈何束縛之若牛馬然  
一務強其骨使自被濯入賢路陂愈知學矣聞諸生  
中貧促者周其婚喪或自朝夕奉或言之長官或勸  
貸必曲濟之乃已曰貧士矢志卽吾坎墮也三四年  
間士服其教沐其恩日奮以親丙辰夏以遷職樂平  
授當去陂士懷之謀壽以碑黃子曰語謂一命之士



苟存心於天下於人必有所濟況師儒之任乎哉所  
司者民之秀而人倫風教之宗也存心如所濟焉  
可量者先生之不忘有以也古者以君兼師仲尼誨  
人不倦七十子服之以師兼君尊遠矣哉近鄉校之  
設日習爲冷局居其地者或謂冠服升斗自熒潤結  
秀才局已矣不暇及教化事薄其官先生可謂能自  
厚矣泮宮一片石與程鄉俱永胡敬齋一代大儒也  
且謂教職不可爲無亦有爲言之乎陂學設之二百  
四十年矣職是者二百餘人碑者及先生而三耳予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巽

在諸生時嘗炙吳中祝石林先生以教化爲意每言  
學人祇用耳目便如月用日光三五常闕陂士亦從  
事心學此均有功師道者與楊極菴先生同官今極  
菴已有碑傳而石林以成進士去不及碑茲因先生  
之思並及之云

王邑侯去思碑記

彭遵古

麻城人

嘗聞郡縣之政本惠養令尤親民者也古論循吏先  
尚惻愍而黜苛急非不知矜智鼓能足當才吏之一  
快然令張而元氣索矣西門豹爲君治鄴而譽損及



爲左右治鄴而反得拜服於時也朱仲卿居桐鄉無赫赫之績人不見稱及後蒸嘗尸祝一如其子若孫由斯例觀則畏壘之祀峴首之誌繫所施爾王侯令陂越三載上計者一檄禮者二剡薦者一侯性簡率不喜媚合司官行部少用輿從而要其大旨以清淨無擾爲本而發於眞誠愷惻侯不忍逆人人不忍紿侯坦衷安意而行之事事中窾曾初下車有宿猾輩磨洗錢糧簿更數令莫測侯立燭其奸宿猾股栗太息曰不罹於強令而罹於仁令吾屬服辜矣後豪姓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巽

某者爲椎埋沈命陰以盜中人事覺多以詐自脫終莫能制侯命捕之遂遠匿邑由是安邑介楚藩人多投獻宗老因己產以及人之產侯曰茲匪吾地吾民而聽之剗刃於卧榻耶亟芟獻者而是風以息往訟牘盈几案侯務教化勸以遜睦積月而訟漸省囹圄生棘比于兩造不備之風可謂探本窮源者矣侯宅心寬恕毋重笞辱人雖田畷牧豎咸與鼓舞不以長令爲怖值胥吏入鄉笑弄爲常不懼然避也至其廬養濟以安悖老出俸錢以葺賢祠畿於王政之大里



社無學侯構之其於文翁飭官倡儒意不爲小補侯  
詎兢兢清淨恬適以飭視聽之聲哉或曰侯文明情  
深而表璞茹質者不觀天道乎翁則能收韞則能結  
卒爲慶雲爲甘雨必不一洩無餘夫嬉游在塗令之  
慶雲也樂利在室令之甘雨也若毛擊鷹擊則令之  
櫓槍妖眚也茲可以辨侯矣侯間者以疾求歸陂父  
老率其子弟以呼之天曰歲苦旱澇其人不卽倒懸  
維侯之賜其鄉之人肩輹而來闕然塞闔闐各涕泣  
而言曰所不能卧輪畱侯者惟吾二三父老之恥暨

諸大夫國人之戚諸父老曰侯卽不疾歸朝廷御宙  
徵上理效立召侯去矣其能長處陂爲諸邑人地乎  
卓魯賢令安得老守一同也彭旦陽曰予觀王侯無  
大炫異而廉約潔已之操三年如一日故所居紀德  
所去紀思獨訝世之君子不察僅擬侯於公綽之倫  
而短部劇之猷彼于于而訢訢者誰之福哉宜乎陂  
之人立碣以志不忘也侯諱明舉號浙泉廣之海陽  
人以鄉進士初仕陂令時萬曆癸丑歲賜進士第鄰  
治生彭遵古拜撰



重建衙齋記

教諭卜二南秀水人

世人所爲深計者何哉後世之計計子孫也百年之計計一身也有羈旅而計百年者或且笑之訓之彼林宗掃舍子猷種竹不無至意今世居官者不乏矣爲吏長子孫旣非所望守吏四五年去巨僚末秩不三二年去何論廣文不佞庚戌之役不甲而乙是假犁正臯比至之日衙齋幾鞠爲圃嘆惋者再則謀以俸葺工畢而予艱去癸丑復補黃陂陂視犁正甚焉嗟嗟廣文涼局也世俗之矮簷實清士之仙島乃予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巽

再秉鐸再覩岑寂矣雖涼局不堪抑何不自好與彼掃舍種竹子願執鞭焉時署篆者閩潘君也繼署者

陝張君也實圖更新而費且鉅力鮮克舉會有吳兩

生捐金助予益以季俸於是平而爲舍敞而爲房遂而爲書室軒軒爾迢迢爾殆兩閱月而告厥成嗟嗟渺渺居停於我何有藉令輪奐蔚然實且快意而吾儕復不耐此涼局倘寒毡清晝之暇得以少破岑寂乎第予兩受事而兩拮据羈旅爲年安所辭笑且訕者惟國家廣厲學官吾儕實董其事而不違一再計



借課最六館矣諸曹吳矣兩爲廣文奈何躬自屑越以涼局相厭棄也陂之居是官者海虞之輩初振其芳豫章之祝繼嗣其響且祝刻薦去輩美秩遷斯亦已事之明效也予不佞無能爲役敢不廣教育才以無愧先賢之明德毋亦曰上不負任使下以展生平萬一爾至於質而不華儉而可久俾居者盡心職業而永遠無圯予與有榮施焉工成因書爲記且以告後之居是室者

邑南河浮橋碑記

黃彥士 邑人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邑河枕城之南東南之民至城者必渡焉河之南爲官廩邑西北輸糧者歲一渡他遠近以事渡者不具論河身濶四十丈受江山二水之灌江水徐而久山水暫而暴盈縮歲不可爲常皆足以壅於渡而山水爲更烈往往有溺死者適年以來水發不時戒溺益眾先是贈翁吳二峯公議曰是宜爲浮橋沙深不可以木石久也以舟便余以內艱歸自關右侍先君子先君子更以見命亡何先君子長逝家居滋久會歲頗登圖卒兩翁之志永利渡者子弟奇士慨然肩其



事議募於眾或以金或以粟布或以木或以石惟家  
與身是視議既成蔡侯適至侯喜曰吾事也捐貲率  
物庀材鳩工授事聚眾合志齊力渡以濟又丞貳勤  
且專始事於二月某日成於九月初七日爲舟三十  
隻兩岸石馬頭板木油麻釘鐵鎖纜工匠其費千金  
守者十人歲直一十六兩以除水患警風雨舟率不  
敝則油小敝則葺大敝則更以歲間歲間數歲爲度  
修理之費取諸木蘭山香錢歲四十金派諸田糧石  
三釐橋成渡者早晚行止風雨弗戒喜其成而便其

無所擾且見所未有以倍爲邑壯也方作事謀始予  
意難之議輟者多及眾志堅眾力齊不數月而卒役  
成事在人顧不信哉予聞之捐千金之費者規數世  
之利夫木非不朽之物也是故難成而易敗也歲不  
油則槁間歲不葺則蝕間數歲不更則盡矣予所爲  
凜凜也萌芽必折蟻穴必塞識者圖焉力而成之母  
怠而廢之後之共斯橋者可不永保乎蔡侯名懋廉  
直隸華亭人貳丞錢君名大用雲南通海人董其事  
者侯信卿鄭國祥胡文煥邑之才足以集事而不惜



其力者也

木蘭山真武殿碑記

舉人張鵬

漢川人

余不能爲善也而好人爲善余惟好人之善也故不敢沒人之善某等皆予里中善人也爲善不替齊安之山有木蘭真武祖師發祥處昔人製有金像更歷數百祀而靈光赫濯感應如響距江州四百里許自明季來某某等不惜重繭投謁者頻茲值

大清定鼎後某復糾眾善而禮拜之嗟乎逐播於霜戈電馬者有年而葵等道念如新爲善不替不信然哉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予雖謬登賢書尚不能如里中人予愧之好之不敢沒之遂爲之記抑有說焉昔元帝得道經四十年修持茹苦嘗辛匪如世俗口稱彌陀心懷蠱螫者所能幾是宜仰體聖心不徒一朝再朝稽首頂禮而已益以勸進於凡百君子之實爲其善也予之好之終無已也因爲之記

重修學宮碑記

楊廷蘊

興王議禮因革不一惟幸學之典與郊天並尊不以易代者易制其故何哉蓋天爲萬物所由生學爲萬



物所由成並列秩宗罔敢軒輊故自辟雍以暨州縣  
勒爲祀典者莫不今古崇禮焉京師則推樂正司徒  
郡縣亦皆分董邦教胄子憲乞於斯多士鼓篋於斯  
虎臣獻功於斯諸若議大事舉大典無一不受成於  
學其嚴重有如此本

朝崇文有加特勅學使概檄修飭至以學政麗考成雖  
山陬下邑大巡司之所不及而孔廟則無敢廢墜者  
豈非同文之盛不待列棘觀光而昌明之象已所至  
改觀與三楚人材甲天下然屈宋諸子僅鼓吹騷雅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未得窺鄒魯堂奧其得尼山不傳之緒者惟二程夫  
子而西陵爲夫子過庭舊地羽儀雙鳳從祀廟廷於  
今爲烈當日登臺如見孔子亦由彈琴如見文王是  
西陵乃至聖先賢寤寐與俱之所其所以邀靈妥侑  
者已在兩夫子讀書望魯之年廟貌馨香可不加之  
意與慨自定鼎以來地多兵燹西陵尤居其衝魯靈  
光之亟待釐飭不自今日予蒞任來久愴心目會以  
災祲軍旅未暇兼及今幸四隅清宴爰集合邑大夫  
士庶叶吉鳩工經始於康熙五年丙午春正月落成



於是年冬十月聖殿既已改觀而東西兩廡明倫堂以迄名宦鄉賢諸祠莫不以次整瞻卽櫺星戟門庖庫之類亦各美哉輪奐舊構再覩鼎新庶可永瞻無斁矣雖然築度丹雘仰綏昭格以教相先者有司之職也家絃戶誦被服古訓者諸生之事也盥櫛講義教學相長者臯比先生之事也若晨而提命夕而糾繩以佐師訓所不及則又閭邑諸父兄之責也學成尚其上下鼓舞濟濟環橋考兩序鐘鼓陳三代豆邊羽翼六經以蔚國華於昭代將上窺洙泗真傳闡二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程宗旨不第麟麟炳炳在科名勳業閒矣勛哉邑人予日望之

重建黃陂縣堂碑記

楊廷蘊

封建之治合萬國之懽心以燕天郡縣之治體一人之仁愛以親民燕天者予君親民者予吏故先儒有言曰上而與天最近者天子也下而與民最近者縣令也士君子積學有年莫不思操刀而割以發抒所學迨乎服官則百里之內事無大小咸長吏一人是責於是鳴琴之座遂爲積勞茹苦之藪求其可幸無



罪斯已藉矣予乏長才又多疏節叨茲衝劇重地業  
已日不暇給且自下車來旱澇頻仍繼以軍興旁午  
雖改作之係念實殷而頻年之掣肘已極當此而遽  
興土木誠時詘舉羸然予伏而思之人臣供職當從  
國家所崇重者舉行不應藉口時艱偷緩時日況今  
朝廷軫恤元元特嚴縣令凡分以內事何在可自諉乎  
抑嘗聞之吏治推漢近古文景而後孝宣則專責二  
千石法綜覈而意忠厚史冊稱焉然以二千石下視  
羣黎分似近矣勢則猶睽凡勤苦疾痛呼天不卽聰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呼父母不卽應能爲朝發夕收者莫縣令若故論定  
銓典凡一甲特授清華外餘皆概親民隱先以一切  
簿書刑名錢穀之事試可乃得以次晉除以是講求  
軫恤至計不但遠邁孝宣視文景爲尤親切可見縣  
令雖卑實係元元請命之重如此使出政渙號之地  
不加嚴飭褻名位而輕 朝廷莫此爲甚予故首劃  
大堂鼎新不日前而應門相繼瞻舉凜凜法庭之翼  
翼焉凡此皆予倥偬交迫之餘不辭勞瘁而兼舉者  
也又皆予不費一官錙不借一民貲取俸薪以終前



茲之歛而肯後來之構者也傳曰無關國恤君子不舉焉予竊取其義以上答軫恤元元倚重請命之意西陵父老相與後先扶杖躋此公堂誠不似向日之頽廢矣乎

東公館記

楊廷蘊

古者太史採風皇華傳命所過之處必停車問俗而屬在郡縣莫不掃室以待之至通都大邑過客益繁則館舍尤亟陂邑南偏省會北連中州遠達京師西通滇黔陝蜀車轍馬跡往來如織使不有官舍以息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車馬無論行部風塵實深踧踖而褻簡書慢賓旅實有司之過也數年來楚氛未靖供億孔棘先是治陂者未暇修建憲旌至止借寓民居非一日矣予自壬寅蒞茲土顧瞻縣治慨然念行人之無以駐節也卽於縣東偏百武開瓦礫倣故址擇日鳩工建中廳三楹頭門三楹後舍三楹右班房三楹廚房二楹不費官帑越月落成由是軒輶戾止咸有賓至如歸于時廬旅之樂矣吾聞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單于譏之茲幸憲司翼翼門尹除門司里授館膳宰致資廩人致



餽豈復有行臺不恭壞垣露處爲我下邑罪乎雖修  
舉者不止此而此尤一邑之急務也然則言東者何  
志其處且以別他館也故西公館不復記焉

重建關夫子廟記

楊廷蘊

公之神靈無乎不在故無乎不祀不獨陂矣然陂爲  
吳魏要衝當景升在日公與昭烈蟠伏新野無一日  
不經營茲土以拒魏與吳也及劉琮不守遂屬曹瞞  
至赤壁慶兵後遂爲吳有矣迨公鎮荊州而茲土又  
爲荊州門戶蔽蜀者荆蔽荆者陂陂雖蕞爾或偏師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出漢或連艦浮江扼此咽喉於以東襲吳而北掩魏  
也又何難哉則茲土之爲公注意也無疑沒而憑依  
也又無疑陂人沐其德而懷其賜特祠歲祀禮也曩  
者楹榭不具鳥鼠爲宮瞻仰不愧無禮乎卜五陳公  
卽予謀新之予偕卜翁各捐二百金庀材鳩工旣告  
成事而是邑父老羣拜而嘉曰方今俗偷人忒他神  
猶莫能威惟公靈爽實足禡諸奸之魄其有不率乎  
教者今得驚讐以佐王法所不及矣予謂卜翁曰其  
然豈其然乎予不德敢以二三民煩神聽竊維聖賢



之書帝王之治原無他奇要惟教人倫全至性以無  
負鬚眉中子臣弟友乃稱今古獨至之一人恒思公  
當日正羣雄角帝之時而英姿偉畧與昭烈日夜同  
坐卧雖流離下邳長坂間屢挫而逾壯萬死不回以  
植大節於天下每每警備非常輒囊髯露刃士卒爲  
徒從千人重鎧中侍立終日嗟乎千百年來君臣朋  
友之義權而經奇而法至公始無餘憾顧不稱古今  
獨至之一人與公之在漢正與宣尼之在魯畧同宣  
尼之教不厄於陳蔡夫子之靈無閒於吳魏故天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萬世咸得尊親之矧茲陂邑固儼然吾公荊州東顧  
間而目營神祐故處行臺就墟瞻仰之謂何矣且治  
民事神有司職也事神以作民恭起民敬導民泣廬  
哀墓之誠亦所以治民也陂久無禮於神而有司不  
爲之所則是教民慢神陂又誰與爲治予與卜翁謀  
新是祠蓋猶立人倫之宮與一方民樹子臣弟友之  
標準與文廟相表裏豈有他哉若夫靈爽云云公卽  
蔓處風霜瓦礫間凡茲奸宄莫不神悸而心戰烏藉  
廟貌輝煌始昭赫濯於無斃也與



重建火神廟記

楊廷蘊

孟夫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若五行之生萬物其爲功於今古最著矣然金吾知其爲金木吾知其爲木水土吾知其爲水土若夫火則吾不得而知也相之無其質跡之無其處求之無其端苟一日無之則雖有神農之穀黃帝之藥以求生活也不能乃或於石焉擊之燧焉鑽之死灰焉然之皆非火而皆可以得火雖燎原灼天之勢悉於焉寄究之滅而趨無傳而弗絕環無端而應不竭亘古來無能究詰其理謂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其爲可知耶不可知耶以爲不可知則功旣久被於世以爲可知則德又咸麗於虛聖不可知非火之謂乎神舊有廟香火於陂有祈輒應而廟貌湫隘日就頽敝予久欲更新焉甲辰秋有火患焰逼庾廩其時萬家煙爨天府輓輸勢將立盡於頃刻予自愧不德致干神怒敢以身請乃拜籲未畢忽而反風滅火合境宴如於是父老子弟咸爲手額遂奇其事至比於劉昆之在江陵或且形之咏歌競爲稱道嗟乎顧予何人乃致是應意昔人所稱偶然者至予則真偶然



爾然一時響應曾不旋踵藉非社稷之靈神力之庇  
何以致此則神之惠吾陂也大矣況予有夙心猶能  
一日忘乎爰是因其舊址鼎新廟貌復邀神力以觀  
不日之成予爲記事於石俾神之聖不可知者於陂  
之父老子弟永使聞焉

自公堂記

楊廷蘊

予自壬寅來陂舊署蔽風雨者曾不數椽隨解橐建  
內解七楹課書牘於其中顏曰自公義何居乎邑大  
夫發號施令與吏民相見必於大堂是視若一邑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大庶民之眾各鄉保會之遙其所爲號且令者或不  
臨事而猝圖也當先於退食之地講求探討而後大  
堂徵發庶幾就理故昔之循吏晝作夜思而民隱畢  
達大都多得之閉閣之餘蓋大堂以出治而退食以  
圖治古盛王宣室夜分猶不禁前席良有以也今出  
宰百里地方利弊疾苦痼痼悉由一人使一事不考  
究一夫不軫念而百里內外顛連見告者多矣予之  
首庀自公誠以內舍雖微合陂聞聲於斯睹形於斯  
設身請命於斯相見及之不相見亦及之民艱國恤



翳此究圖實與大堂相表裏豈徒取以自安而乃謀之亟亟也哉今四年來陂邑大小紀綱無不粗立以至民情款曲無不熟嘗皆由自公之討論有素故所應差得自諒爾是大堂之建所關固在治體自公之構攸係端在治先後人釋是義而夙圖之未必無小補也遂援筆爲之記

朝陽洞記

向古邑人

洞距城二十五里許自太陽山蜿蜒而來山脊斷續忽一峯起怪石峻嶒結爲巖壑勢東向故名朝陽懸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卒

崖下覆如蓋虛中可容十數人內塑有大士像頂平而圓可蒲坐可席卧可遠眺可列飲旁有庵名解脫庵側種茶數百本名小峴春崖端有亭名納納邑士子讀書其中四壁屹立週遭蒼枝虬幹錯以翠篠盛夏無暑尋磴攀引盤旋而上頗極幽勝亦邑之小洞天也

木蘭山聖母殿記

楊廷蘊

大士化現無方其爲覺路金繩迷津寶筏接引後來者眾如化爲老母磨杵作鍼以悟真武元帝遂精修



不倦以至道成後復化龍宮聖母引之飛昇至今盛傳其事今大士元帝香火徧天下而化現之像闕如嘗考其地在襄陽太和山北今磨鍼澗卽其遺蹟予宦游來楚心向往之未能一至其地也然執此以求猶刻舟耳大士之在人世如泉在地中隨地湧出彼掘地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識者笑之矣去秋登木蘭上有聖母殿呼山僧訊之卽大士化身接引元帝飛昇之像一爲瞻拜實獲我心或云此卽當年飛昇處故岩名飛昇予不具論但遠近祈求晨夕靡間多所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中

感應豈非化現之無方哉特依岩爲殿地苦窄隘未愜予心因語山僧謀爲改葺以就寬平俾卽鳩工告成不日則飛昇岩在是可無問磨鍼澗矣

致安南王黎維禧書

楊兆傑

詔安南王將高平土地人民退還元清王復書力圖報復堅引襄公九世報仇之說胡文定已闢公羊之妄而公羊亦曰上有明主則襄公不得復私仇今

天子聖神仁武一言之失斧鉞隨之況敵怨不在後嗣柯之盟春秋善之僖成取濟汶之田春秋著其擅兵日



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雖取故地與奪人無異此類以觀抑何讀經不求正解而偏執謬說構禍也夫莫氏爲王臣子高平爲王土地此嘉靖十九年前事也迄今各守其土各長其民王之不臣莫氏百有餘年矣王之先不嘗臣陳日燿乎不嘗破占城國都擄其王並侵老撾地乎倘相習尋仇起而報九世者不旋踵至王何以自解免也當本

朝定鼎元清首歸命高平土地

朝廷之土地也高平民人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中

空

朝廷之民人也元清受封都統又

朝廷守土臣也王起兵擅有

朝廷人民土地逐

朝廷封爵臣春秋大義無能爲王主臣寬者故守邊諸

臣咸請

旨發兵而在廷會議咸曰問罪請師惟

皇上寬仁大德念王臣貢已久不忍加兵特簡兩使臣奉

命宣諭不圖王諸臣桀驁無禮敢負

朝廷仁愛至意以此



上聞赫然震怒而諸臣又得遂其用武之初議使臣朝以  
人征討之令夕以下安南之禍噬臍莫及矣夫各邊  
重鎮兵不下百餘萬各督提鎮協諸軍不在此數皆  
一當十十當百連年海氛靖盡水西諸苗掃蕩西山  
殲滅無遺烏斯肉袒伏罪何堅不摧何敵不克王獨  
未之聞乎諸將提百萬之師居無事之地安南界在  
肘腋無釁可乘且欲開疆拓土況王負大不韙之罪  
櫻莫可敵之鋒強弓勁卒三省同勒九道並進吾恐  
安南一塊土終無噍類耳貪高平久棄之尺地而壞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安南全盛之社稷彼誤國諸臣之肉其足食乎且元  
清竄居南甯費金錢糧糈幾六千萬

朝廷何私何利於元清而必欲納之耶總之諸侯失國  
託於諸侯禮也況

天子爲天下主而奉貢歸服之臣竄失乞哀曾不爲之託  
命乎若謂王亦貢臣元清又係仇逆

朝廷必無加誅之事疑本部皆虛張夸大之言試思

朝廷已居元清內地又遣使臣宣諭和好王諸臣不顧  
朝廷其肯漠然已乎且終置元清於何地乎文德不喻



而普旅興師不待智者而決之矣今王惟將高平土地界址及擄掠人民造冊賫付本部存掌本部一面具疏詳報一面押送元清付高平以結王今日遵旨之案然後歸奏王服命本章達王恭順美節若終違抗卽拂衣去惟痛心疾首行見安南之滅絕而已予體皇上如天好生之心爲王宗社生靈計王熟察而行之

黃陂縣修藏經閣偈

並序

顧景星

佛書至唐五千四十八卷大明正統五年御序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崇禎末累增不下百卷夫藏之爲言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畜

藏也梵言俱舍亦曰毗陀亦曰摘迦摘迦有三阿舍

毘尼阿毘曇是也謂戒定慧佛絕度後阿難結集素

咀覽優波離結集毘奈耶迦葉結集阿毘曇五百聖

賢復造鄔波帝鑠論毘奈耶毘婆沙論阿毘達磨毘

婆沙論又大小律乘四百八十九卷是謂經綸律東

土又以諸經綸爲顯藏瑜珈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

拏羅法爲密藏支那語錄記傳爲禪藏或標四藏者

經律論外有咒藏諸陀羅尼是大論云四名雜藏也

或言五藏者西域記別分梵咒藏又經音又列入藏



一胎化二中陰三摩訶衍方等四戒律五十住菩薩  
六雜七金剛八佛隋書云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唐法  
琳稱三藏雜記原二千一百七十一部六千四百四  
十四卷而唐目轉少何也按晉道安辨偽經二十六  
部三十卷隋費長房錄去偽妄三十一部四十八卷  
梁僧佑辨偽四十三部五十五卷隋開皇焚除偽濫  
五百卷唐麟德初道宣復著偽經論嗣後散亡兵火  
失初增新此五千四十八所出名今增一千四百餘  
卷矣又如來演八萬四千法藏蓋眾生有八萬四千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奎

障如來說有八萬四千法非藏表如是之數三摩竭  
經言須彌作墨研四海水山海可盡佛智不盡是言  
佛智非藏表如是之多常不輕菩薩品威音王于佛  
先所說法華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持屬累品千萬  
億那由它甄迦羅頻婆羅阿閼婆等偈所謂說一即  
多說多即一非有即有有即非有而牟子博云佛著  
經八億四十萬卷何立言之滯也竊嘗論之梁江泌  
女誦出淨土等經三十五卷大明仁孝皇后於洪武  
三十一年正月朔夢見觀世音說大功德經無邊祕



密神咒爾時尊勝佛母救度佛母沙幹哩佛母各說  
它羅尼一卷夫梵音字契重譯成文江泌小女仁孝  
皇后不曉梵義曷變華音字體離合切翻彈轉何由  
畢注夫安邑夫神傳習尚皆譌廢帛橋支籥楚夏亦  
致參差而託言寤寐能無恍惚或謂阿難得法性覺  
三昧所謂聞經自能憶持舍衛有女名曰叔離其初  
生時衣從胎生厥後禮佛變成五衣鶯子在胎能令  
母智高王觀音亦是夢授元時摩娑蠻表宗七歲不  
學而識文字旁通土蕃白蠻諸書以是諸說爲世證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矣

疑是故守經持正彼目迂儒不通方信變任達此謂  
智士多詭狂是故理非一致論無他勝也至於小乘  
儀軌供養厭勝多涉邪道惜少別釐若夫如來所說  
二諦十地十處八會一偈半別融義妙詮真如塔廟  
黃陂縣藏經閣兵後草創四無垣墻苦以白茅日光  
穿漏風雨斜入缺函斷縻種種殘敝我聞闍浮提人  
有能造藪斗波小若菴羅大如棗核結壇敷坐香線  
草環以爲供養如是功德皆如梵天今大尹蘭陵楊  
公宿根善提現身唱導長者居士齊作願言是閣白



茅當易瓦整室漏塗堊當禦風雨滕斷當續田缺當  
補爲費不多功莫訾計居士贊嘆而作迦佗大梵天  
佉離五天同音文如來實演說印度所重譯諸如波  
旬說支那後屨入如鑄諸藥石廣作吠玻璃燒穉煉  
雞子假玉琥珀珠玉碎金剛椎堅脆別真僞聖藏實  
如是阿菟叱闍提周利茶磨羅乃至半偈蒲心印正  
眞諦皆如佛塔廟七火次第過然後一水災七七火  
七水復七火後風佛說不可滅若人具莊嚴功德等  
梵天何況求真義身心奉佛刹放光阿庾他算數不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可說齊聲出讚歎成就轉法輪

賀張邑侯晉別駕序

黃彥士 邑人

予卧病齋居十日許不出門有語予者曰張侯晉順  
慶別駕矣予曰別駕乎謀所以賀之予曰別駕也何  
賀爲予以內外艱居里中三年所侯治陂始終之矣  
侯之政餘於內者也侯廉而不劌整而不煩寬而不  
廢仁而不施慎而不憇農安於野商賈安於市吏書  
輿皂之屬各安其業不肆不偷黠者猾者暴而攫者  
未見其數數誅鋤也無所售而潛匿屏跡數其事而



稱之不勝書且四年一日也無赫赫之聲而樹井井之理侯非餘於內者乎以予觀於今之吏治卽署最高等袞擢備臺諫之選者不能過也計陞之秩別駕居下修上而得下慰爾何賀爲言者曰不然子固言之矣侯餘於內者也今夫王之爲寶天下所共知也方其在璞過者不顧剖而鑿之則價暴增貨之於五都之市則益踊貴寶非有加也知與不知異也是故今之爲吏者盛于謁飭廚傳卽有所爲下不必被澤而聲已上騰豈好勞乎其自爲計亦不得已也侯約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矣

於取必不能厚施予緩於民必不能奉賓客平於情必不能炫耳目異績不書譽言不至而欲其畧青黃之文察芻蕘之口何可得也侯於治雖工而於宦亦拙矣然則今之晉別駕猶弊吏者計其歲月之勞而量移以示報也予於侯特身受其所工而忘其所拙者也且予大夫輩事侯有年有大故則謀之有大役則趨之而居無事匿不見顏色戒飭子弟僕隸不干於理成侯之政者諸大夫有力焉獨不能爲之延譽足愧爾侯以拙衛民諸大夫亦以拙成侯然則侯可







仁明之主僅以強項著聞卽殺湖陽一奴不知於事  
竟濟否假使當時事不自白又不遇明主以容之其  
能免乎如宣者蓋亦危矣且自古及今主雖極仁世  
雖極治未有能與於民者皆取於民者也特誅求有  
輕重緩急之異耳故嚴之所出寬之所留也法之所  
賢民之所苦也然雖極辨之令於令甲所布非能有  
增也苟能晝營夜思若農之無失畔何患於歲計之  
餘而必鯁鯁然尚操切之術以傷其性命之和乎侯  
宅心恕處已約明而不覈斷而不割甯上見過於長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中  
七

官而不急督捕以損下甯外失譽於賓客而不飭廚  
傳以耗內鉅筭之奇擯而不設桁楊之毒卻而不視  
故集事之能雖稍遜於能吏而恩之留於民者甚厚  
民間供給縣官之具得以無失期所以養父母畜妻  
子者得以無失望則侯適治之實效也倘時勢所格  
有吏所不能竟者侯是以獻額搖首歎其難爲然其  
心則已盡矣自侯蒞陂以來予匿跡林泉雖不善爲  
逢迎以事侯而奉侯之約最謹然一門之內恐尚有  
不及知者況以四境之命寄於一人術授於一人而



欲一一肖其心無憾此堯舜之所病也侯所以能使民不喪其所守以適於治者正惟此難爲一念矣侯且入覲幸以陂之難爲與所以爲陂者宣言於朝予不佞雖不嫻於辭謂非知侯者不可也

爲學宗序序

黃彥士

予兄弟未弱冠幸承先覺之訓誨憬焉向學幾二十年矣予畱滯都門頃以使事竣抵家而予弟出所著爲學宗序者與予商焉學之有宗也合之而是分之而無非是者也茲非敢有特標也虞廷啟之千聖印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焉道州而下姚江而上間有特標而卒莫能違者也聞其所未明繹其所未備暢其所未台則諸君子之緒論其以爲異乎是亂也人之有宗也自少至老而不能異也同之以宗而幾之以序乎則下手之時便已落第二乘矣非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宗者其至而終者也序者其至之終之者也如寄途焉所以學也非夫建鼓而求亡子者也雖然其學也有從其得也無從悟則無不融也迷則無不執也是故宗者無先無後序者卽先卽後者也豈例之所可例



程之所可課哉是說也予兄弟偕以其所自商者出與同志商之也唯大覺者忘其固陋而發之覆則厚幸矣

### 賦役序

陂邑租賦原額田糧正米一萬六千四十八石五斗八升四合七勺內有孔甲學田米七石五斗二升外有潞租田米一千四百二十四石九斗三升九合五勺又原額人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七丁潞丁一千三百八十五丁在內此皆屬在正供具載版圖者也

## 黃陂縣志

###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明季兵燹頻仍賦疲於徵差困於徭奸猾之吏上下其手飛詭百端豪强者恣情隱漏以至額米缺至二十七石每年戶書於正項外派加補額銀一百八十八兩涖茲土者因陋就簡不行覺察各里咸苦積弊莫敢誰何上下相蒙者數十年鄉先生李公灑水者起而憂之以溯流莫先窮源而正標尤貴端本於

國初公議軟擡良法平圖清里而飛詭之弊始消李公功在

王國利在桑梓矣無何缺額一項未獲遽清幸余友傅



可楷耆老張士達者抱先憂之心踵前人之武毅然任之爰集邑之里老里書遵照各里各戶老冊徹底清查按節推算以崇禎十五年爲舊管以順治十七年爲新收研究那移細詳隱漏條分縷晰甫閱月而米清額足彙定一書以昭畫一厥功當不在李公下乃以

今上之初年奉

旨編審概動收除而額米復亂按圖詳察又缺十石有奇兩君子一片血忱幾淪枯廢忠於此鯁鯁焉慮之慮其源之弗清流之將無極也慮其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王國之利未興桑梓之憂方大也幸茲邑侯簡庵楊公下車美績纍纍滌弊埋奸勤心撫字而且虛懷下問不啻再三忠膺

國恩數年矣既不克勇進圖君又不克強自振拔興利福眾乃復徇私隱弊使前功廢失民膏國計毫無所賴其若之何因集耆舊里書悉局清算期與傅君彙定之書相符旬有餘日而額足米清頗無差謬爰是正之邑侯訂爲一書以垂永久斯則兩君子之功而闔邑諸君子之意也忠亦或可藉此以無罪於前人



無負於邑侯云

修建廟學議

教諭楊 樑

爲修建學宮事竊照本學文廟歲久物蠹先於宏治十八年五月內淫雨浹棟宇將壓暫以小木撐支東西齋廡暨櫺星戟門亦各傾圮已經具由通申俱蒙准修外緣本縣錢糧無措未遽興工近蒙知縣徐連多方設法及厯蒙各臺批發贖罪賣地等銀僅得百餘兩工費浩繁難以濟事況本官入覲在邇更無責成卑職目擊廟貌大勢岌乎寢危萬一傾壓震驚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聖賢塑像則雖拊心灑淚於事何益用是兢惕弗任退而自維念吾夫子道在天下萬世其饗祀於一方所以崇一方之化今妥靈之所弗治若此叨學其道以司其化顧諉以責在有司坐視其弊此聖門之罪人也爰銷內人首飾鐲釧等項共計銀四十五兩又歲支俸米齋夫柴薪除給衣食之外每存贏餘以備非常銀一十五兩近蒙考准民生曾岳等二十餘人入學類進禮幣以准束修內除徐倬彭子壽二人貧難不受外其餘家道頗殷交接以禮於義不敢固辭



計各人所進贖儀又共得四十兩三項通銀一百兩蓄之囊篋以自潤吾天子之宮弗治而卑職之家獨肥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情願罄將錢銀以備修建及聞本府通判黃壽公廉有爲素能留意學校本縣義民陳萬富李茂富而好禮幹辦克勤合無乞委黃壽專總監督之任而以陳萬富李茂管工其或用度不敷黃壽隨宜勸助此外或軍民贖罪銀兩或問發充徒人犯或別項堪動官錢俱乞量賜分給仰委收掌支銷庶幾民不告勞事可歸一數年不就之功可成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諸士渴仰之心以慰備文轉申云云

改派錢糧議

邑令 洪其道

爲酌議改派錢糧以蘇民困事本職到任以來查得莊田一節王田與民攙雜不成片段竊照前田原係先年景府奏討多有奸民投獻隱有民田在內王租民差兩閃慮恐奸民投獻爭端事非經久晝夜焦思呈詳總割一區界內地塘隨田撥給題石立界佃民百姓允服造冊報部訖仍照前項田土原載正米一千四百一十二石八斗九升七合五勺其米遵照全



書起派條編正賦南兌折銀一千三百四十八兩七錢九釐五毫三絲惟照陂之田地塘山撥歸潞府辦租而陂之錢糧如故累賠困苦民不堪命合無將全書協濟外屬銀兩酌議改派無王田饒僻州縣以運糧官軍月糧銀二百九十三兩二錢八分三釐一毫派麻城縣江西運糧銀三百一十七兩九錢一分四釐三毫派蘄水縣陽邏馬價銀一百一十四兩七錢一分九釐八毫站船水夫銀六兩七錢七分四釐五毫派黃岡縣協濟襄陽各驛馬價銀一百六十六兩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美

四錢四分二釐六毫派羅田廣濟二縣通共銀六十六兩四錢四分二釐六毫派羅田廣濟二縣通計該減銀八百九十九兩一錢三分四釐三毫蓋本縣之改派者雖多而除改派外尚剩銀四百四十九兩五錢七分五釐二毫三絲加派本縣則本縣亦非獨享其逸而賦稅似乎適得其平也兩院皆報可

建立社學議

胡仲瀾

竊意近附城郭與衣冠文物之鄉彼其耳濡目染不待教而易善者若深山窮谷聲教之所不及尤宜破



格鼓舞加意作興庶使梗化之民薰蒸爲善卽尼父之與進互鄉將命闕黨意念深矣本縣灑源鄉土名老山一帶西屬本縣東屬黃安連界兩省七州縣相去各二三百里地旣窮僻人習刁頑逋負國課藏匿亡命聚眾拒捕率以爲常恃強凌弱恬不爲怪出入鳴金挾刃睚眦持挺殺人或冒籍而越告官司或篤誣而拖害良善畏虛則抗避不結案牘則積滯難銷傷敗倫理尤不忍言見節孝醇謹之人羣聚而如請之擯而不與語其俗可概矣近且撥入潞府勢倚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莊譬則負隅之虎有司益莫誰何數年後將爲盜賊亡命之藪其鄉間有一二子弟粗習章句出而應試究必不勝衣冠文物之鄉進無希覬旋卽棄去羣而搏猛虎逐狡兔臂鷹走馬以自嬉娛甚至窺人牆戶媒褻宣淫尚可繩之以法哉則建立社學誠不可已計兩縣人戶無慮萬家通共習章句者僅有十餘人若止令肄業鄉社耳目無所聞見卽有社師不知隆重卽有教規不知聽從合於十餘人中擇其資質稍秀文義稍通者分肄兩縣社學歲時令時親師習禮



俾知感發每遇歲考比照福建汀州等處另立向化  
生名色以便量材進退閒有假冒希進者許本地子  
弟呈首教其子弟則父兄愉悅榮以巾舄則眾庶改  
觀觀摩師友使自變其鄉俗澆灌詩書使自剔其腸  
腑繫籍官墻使不得藉口化外移風易俗莫善於此  
職非有所私爲青衿另開一徑竇不過懲徵輸勾攝  
之苦慮轉移化導之難仰體本道作人之盛心爲本  
鄉百年之遠計耳

王莊議

胡仲瀾 邑令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美

本縣莊田起於景府奏討灑源鄉株木嶺燒炭備用  
後因本地奸民意圖自利將田投獻如有十石租田  
止獻二三石餘皆隱蔽既不納王租又不當國稅是  
所納者少而欺隱者多也奸民以爲得計後景王薨  
田歸民間萬曆九年通縣丈量前者欺隱之田悉入  
版籍十七年潞王奏討景府遺業院司道府准戶部  
抄出景府莊田等項各數目轉行本縣丈勘定界議  
處應納錢糧繳報始皆陞任蕭知縣遵依訖後洪知  
縣因見王田與民田相雜恐爭競不息故仍於灑源



鄉近株木嶺查照部額採割租田六百七頃一畝七分八釐松柴茅山四百二塊遵照景府收租龍票舊則除地塘外每田一石派銀四錢三分九釐一毫山每塊派銀一錢共足二千七百五兩六錢一分零至萬曆十八年佃民見得租重遂皆逃走洪知縣設法招撫復業查得大明彙典成化六年欽定王府莊田則例每畝納銀三分每田一石總計十畝納銀三錢除地塘山另則俱遵照納銀外本縣兩年那移別項錢糧代爲湊完七百一十三兩有奇在佃民已遂得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堯

隴之願矣近佃民恐事不能經久又見全書開載民糧輕於佃租又萌望蜀之念妄行告擾不知全書開載止係正賦正賦之外民間遠水解頭走遞夫馬等項及無名差徭難以枚舉者不知有幾也今佃民等苦於租重所爭疆界七十里不思七十里之內有民田數千頃畝景府原額不過六百七頃豈得界七十里之多在佃民多欲增田以減租在百姓又不欲割地以重差數年以來此其所以紛紛難定也二十一年三月間本職到任卽閱議田文卷已經五載尚未



歸一蚤夜焦思背有芒刺且見佃民告擾抗納官民不便隨蒙院道行委武昌府李通判都司趙經歷公同親臨本縣拘集合縣士民鄉約里老并佃戶人等從長商議將佃租三錢又減去五分令百姓代納前後加派共一錢八分有奇名爲協濟彼此各服審具兩願甘結在卷庶王稅不致逋外佃民不生異論也二十年前項租稅已經張典膳親自徵完但本縣代爲湊足共一千有餘之數尚未蒙編入全書不敢擅行加派且庫積空虛並無一毫可措竊恐久違睿限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平

致觸威嚴又於五月二十八日蒙乾伴讀到縣催租急在燃眉只得將二十一年編銀設法處置旬日間代百姓足其完數權爲抵補職甯請於上司不敢獲罪於哲王也但本縣錢糧有額佃租旣減民差必重况黃陂古額四十八里黃安藩封已採割三分之一曩時人丁十萬頻歲災疫今止一萬有奇疲困已極若如前佃民之橫議民將重足而立不得不爲杞人之憂也割地之說百姓斷不肯從而職忝在民牧恐一拂民之欲不惟邦本不固而藩王養膳之典亦



難以刻期早完矣伏惟轉達爲藩封至計爲波民造福俯採輿情儘力主張卑職與民情得從容遵守則生靈感戴社稷永賴矣

按王莊之設

國朝已廢現於賦役志內潞租楚租俱已削去而藝文志王莊議猶存之者亦以見明季虐民之政不一而足而當時司牧之官畱心民瘼一片苦衷不可沒也  
軟擡公議

明初錢糧徵解在官及流弊僉解里長始有糧差每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全

石丁米索幫貼銀四五十兩又馬差歸里排而五年一幫貼夫差歸里排而三年一幫貼是十年有三大差矣鄉民畏怯房保包當今日折糧貼費明日倒馬議加又明日停夫索補房保里差接踵遞至雞犬不甯甚之賣此米之田不足幫此田之米東奔西竄難避饕餮之鋒鬻女質兒莫滿貪黷之壑胥役千般苛索雜差百倍正供所以富戶家產盡傾窮民性命垂死流離載道逋負盈庭不獨繫赤子於囹圄亦每羈青衿於捕署鄉愚以丁糧爲苦勢家受產免差僥巧



以詭寄爲能里書以飛米致富本

朝新恩已寬明末夙弊未改士民哀控院司道批准倣  
例軟擡酌費樂輸用一省百費有定數則中飽無虞  
逃者歸農則終事可必但在官市眾覺少生涯而過  
客提差輒多舛望假公快私借名巧詆前此見膏血  
消盡則高閉戶之風今也聞輸費些須偏持築舍之  
論不知急需三項原無與正供之分毫況此公費數  
錢曾不當私幫之萬一逐年抽給無傷終歲之勤私  
索全消何須稱貸之益事屬通融法堪久遠興此法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全

則生曷任焚祝廢此法則死實抱杞憂上臺好生如  
天申飭備至邑侯愛民如子釐剔維周請煩院司道  
牌示批款如讀幽風之詩無逸之書云

勒石頒行軟擡條款

順治 年二月前令  
弓省穀奉行刊刻

一錢糧官徵官解革除里長當年名目公輸軟擡銀  
兩收銀起解責之經承承杜招保認狀押差催差臨  
門打掃房保侵欺納戶幫貼等弊惟給戶繇單責令  
三百六十排年各摧花戶完納

一腳馬官募承走革除里馬當年名目原額工食外



公輸軟擡銀兩給發募戶永杜私幫等弊

一排夫革除夫里當年名目額載工食外公輸軟擡銀兩官募城中富戶家丁承役免其保甲火夫等差小民不受私幫之苦

一南漕二糧舊例官徵官解今輸軟擡公費革除糧里徵收起運專責糧官照制斗令納戶上倉交兌不許侵漁攤派

一北絹仍用官織官解革除里役全書開銷真絲織造騾腳鋪墊等費出自軟擡積書不許額外派徵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一錢糧禁止提差騷擾各衙門止用風火雷牌下縣應期起解不許借軍餉題目仍蹈前轍需索供應打發徒費小民膏血

一解銀止用空文報府陂邑最近省城去黃州甚遠攜寶遠行干係重大且羈延時日今後銀糧徑解藩司路近費省法簡民便

一均平各排年米石米有多寡則僉解有重輕遂致賠累偏枯合就各排年米數撥除增加註爲定例以杜飛洒詭計之奸以息避重就輕之詐畫一以順輿



情永垂不朽

各憲批語

撫憲高批仰布政司秉公酌議革弊平差以甦民累  
速報

又批准如議行但須詳酌妥當務使經遠繳

按院曹批仰黃刑官酌妥報又批准如議行繳

按院王批軟擡之法最爲便民仰黃陂縣力行除另  
示外卽照批款勒石永遵繳如有私索包攬等弊申究  
按院陳批仰黃陂縣懲包攬勤查覈力全前院勒石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之良法以順士民之情繳

布政司齊批從來善政不外遵朝廷之經費宜人情  
而合土俗據呈以親睦之仁効終事之義甚爲美舉  
但須通融無弊公私上下皆免偏枯方可久行仰黃  
陂縣議妥報

按察司馬批仰該縣酌議妥奪

驛鹽道鄭批據呈賦役取平眾情樂均具見齊心急  
公但通融行之必求上下無弊仰黃陂縣詳細議確  
妥報又批據詳諸款眾情樂於均輸繁差皆歸有司



則免遞年僉報包攬推就抑勒等弊無藝之費所省實多縉紳士庶既合詞稱便似畫一而可守卽夫馬二項尤爲目前急着之權宜也仰候藩司彙詳行繳守道黑批夫馬之差幫貼之累其不得公平處本道久熟知之准照孝感軟擡苦樂均當仰該縣酌議回詳以便轉申永久遵守此繳又批候詳三院繳糧道白批仰黃陂縣糾眾酌議速報

督學道王批此極有便於貧民者本道訊之鄉紳士庶無不稱便黃刑廳議妥申詳各上臺如諸邑皆倣而行之小民受澤無窮矣速報各憲飭行軟擡檄文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撫院高憲牌爲飭行軟擡以舒民困以除積害事照得楚地頻遭寇禍洊遇荒災幸存孑遺皆湯火餘生爲民上者卽百計撫綏尚不能轉顛連於衽席忍不聚所欲以困吾民哉查明季之害政莫甚於里役夫馬等事本院泣任時各屬咸以此稱苦正謀所以興革之術而未有當也偶去冬黃陂縣以軟擡之舉控閱之頗覺便民批行去後及今裘葛已易而未據遵



報細詢其故皆由衙蠹積保以里排爲奇貨恐軟擡一行不得遂其剝噬互相排沮而貪墨之官私倣加耗扣剋之利又戀不忍捨故卽本院批允南北按院嚴飭終成道旁之議也且旣云軟擡而包當者聞又外索私幫豪猾者仍復鑽營情免不幾拒虎而進之狼耶於民終何濟乎合行痛爲嚴飭爲此牌仰本縣官吏卽便查照紳士公呈軟擡事理力爲舉行嗣後如有積年市棍包當外里夫馬里役私索外幫權蔽衙蠹朦朧僉票勒索小民撥唆耗剋并鑽營情免等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六

弊印官

題參積蠹拏究文到之後取具士民遵行印結報查該縣仍將本牌責令書役抄謄張挂各門曉諭俾村落鄉愚咸知奉行勿仍託之空言也

按院王憲示爲申飭革里役魁民困勒石以垂永久事照得軟擡之法期於便民而反貽民害者豈盡作法之不良亦有司奉行之不力以致積書奸棍踵弊射利相沿莫察受害滋生嗟嗟以刀斧之餘黎能有幾許骨血而堪此剝削哉合行出示嚴禁曉諭爲此



示仰諸士民人等知悉除該縣紳衿鄉耆公呈條款發縣勒石外敢有積里仍前私索幫貼積保包攬肥已積書通同扣剋剝民嗔不利於已而百計撓毀藉里長而仍開私幫甚且相沿日久將軟擡盡入正供有加無已而民不堪命者許該縣查實指名密揭報院士紳實指某里於軟擡外私索幫貼某人經收軟擡銀兩外加火耗公呈出首被害之人擊鼓伸告本院定行重處斷不姑貸如有司知而不舉互相容隱或訪出或告發本院定不寬假以貽地方之害惟有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以白簡從事也慎之慎之須至示者

鄉約議

邑令 楊廷蘊 武進人

鄉約之設原以宣揚聖諭勸誡一方民俾善者有所興起不肖者有所嚴憚法至善也鼎革來寢不復舉開有行之盡失古意約正約副先非其人卽約講聲說一番於開導勸懲本旨毫無關切方今舉行必推齒德兼優素履無玷者二人以爲約正副朔朔望開講日卽立善惡二簿存約正處一方有某人行某善事某人行某惡事從公分註簿內徐俟長吏巡查賞罰



諸凡地方利病通約恒得直陳之如是者一年約正副公平方正果無隻雞壺酒之私則隆以禮貌給與頂帶以風通里使兒童婦女咸曉六諭之應遵絕域窮鄉皆識爲善之可樂輶軒問俗所至良多可觀也保甲議

安民之道無他惟使外盜不能入內奸不能作斯已耳效求可立臻者止在嚴行保甲今通頒格式凡在城市關廂鄉村集鎮地方概行編入不許遺漏一人卽鄉紳舉貢生員止免本身其疎遠親族以及家人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六

奴僕不准影射混免令其自行填寫挨序入冊齎縣攷覈鈐印然後每鄉公議二人以爲會長百家之內再議一人以爲保長十戶之內再擇一人以爲甲長各家自備器械一件十家各置銅鑼一面交於甲長逐戶編完照冊每家給牌一紙各貼小板之上懸挂本家門首每甲給大牌一紙貼高柄牌上豎立甲長門首凡一處有盜甲長鳴鑼九家併力救援一甲有盜九甲鳴鑼各甲併力救援一保如之一鄉亦如之到處跟追待至天明料無騰空之術成擒必矣此外



盜不能入也又嚴以連坐之法如各保甲內有一家  
蹤迹可疑併窩藏奸宄隱匿匪類同甲九家連名出  
首一甲所行不端九甲連名檢舉以憑官法究治如  
有容隱別經訪聞一人爲盜定坐同甲九家一甲有  
盜定坐同保九甲此內奸不敢作也推之以迄郡縣  
亦豈有不同風合轍還至立效者哉

保甲之制雖善每有難行者由紳衿之家先有優免  
一說橫於胸中再則親族佃僕利其包荒又以體面  
二字聳動於後縣官不得已勉從其請殊不知此法

之行全以護衛大家富戶若各借優免規避反責窮  
民代爲防守情何以堪法何以施耶諸紳衿各免正  
身外咸自體諒而不以情撓法則通縣永受其賜矣  
鄉約保甲合一議

鄉約保甲雖屬二事乃鄉約之所約者此民保甲之  
所保者亦此民但約主勸善以化導爲先保主懲惡  
以究詰爲重教無殊自治有同歸蓋可舉而一之也  
今議將鄉約保甲合爲綜理凡一邑居民毋論在城  
在鄉以百家爲率孤庄村落以一里爲率各立約正



約副二人以統一約之人外設約講一人約史一人以辨一約之事十家中推一人爲甲長每一家又以前後左右所居者爲四鄰一人有過四鄰勸化不從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一人有善四鄰查訪的實則告於甲長轉告於約正其輕事小事許本約處和以息訟端大善大惡仍令季終開報以憑獎戒如惡有顯迹或於開講日或於開講前據實報名如四鄰知而不報者甲長舉之罪坐四鄰四鄰舉之而甲長不報者罪坐甲長甲長舉之而約正副不書別經發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卒

覺罪坐約正副如此嚴行則一人犯罪九十九家之責也合九十九家耳目環視一人則妖術奸民何所容其身外賊內窩何所遁其迹哉

按此他不俱論明道先生生長於陂者也其令晉城先度一邑鄉村遠近立爲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其有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鄉必有校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立科條旌其善惡咸令知勸知恥凡此正與鄉約保甲諸說後先合揆昔治昔效今治亦今效固斷斷如也茲故特以程



先生之福晉城者還引之以福陂民不識有當否耶  
驛役議

楊廷蘊

驛遞之苦水陸畧同而陸爲甚全楚水陸之衝各邑  
畧同而陂爲甚南達省會北連河南上入盛京下及  
滇黔兩粵無不由此各憲會議列爲上衝特添設驛  
馬夫役軫念至矣但年來軍興旁午羽檄交馳銀鞘  
護送動以百計勘合火牌一時踵至稍稽未敢立遣  
無能况又役歎職勞馬時倒斃供億旣苦賠補益艱  
額編有定浮費多端眞陂邑一大掣肘事也廷蘊自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生

下來竭方補苴僅堪支應然而心力爲已殫矣詩云  
我馬瘠矣我僕痛矣陂邑之謂歟

與黃陂令公楊簡菴

顧景星

老父母治黃名績顯著伏聞歎息久矣第有爲執事  
一言鄙聞治民與以無事則智者無所用其巧勇者  
無所肆其怒與以有事則愚者盜巧怯者盜怒蠶起  
蠖射亂用是生如投鐔一節雜投而簿責之旣無所  
主名忌憚跡絕飲章遞造快其私讐竊爲執事不取  
也昔趙廣漢爲飭箚以購告訐則過戮得罪王沉懸



賞格以求直言則楮君不從何者人情喜訟造作誑  
偽抑之不息顧縱之乎教猥升木如塗塗附詩人之  
旨可不戒哉且匿名文書久奉

詔禁而執事故違不便盍取雜投密覽過封而火之通  
衢造過者知奸狀已露伏恐藏愧得以自新而挾讐  
者無所快其意所謂無事治之老父母日晏而坐恬  
逸休養太平之福何以尚茲某非游說竊謂吏治大  
體宜爾爲知我忠告鑑察不宣

爲父鳴忠疏

張世祐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生員某奏爲臣父罵賊繳屍孤臣慟父斷指昧死呼  
天泣懇恩例以慰忠魂以勵臣節事伏讀大明會典  
一款凡以死勤事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開具實  
跡卹典取自上裁臣父張國勲苦志寒窗九科未第

蒙

恩除授本省德安府應城縣儒學訓導自六年到任卽  
值獻賊入楚雖職無民社而滿腔熱血每誓不與死  
賊共生賊陸犯應境臣父先同死難知縣張紹登百  
計守禦幸獲安堵至九年十二月初四日死賊蟻聚



攻城知縣張紹登守中城眾官守西南城臣父分守  
東北城躬冒矢石設畧堵截死賊環攻六晝夜不敢  
窺伺詎意西南一帶人多潰散賊乘瑕入臣父方指  
揮如意而全城老幼猝然叫號奔走是時門斗雷興  
龍家丁張陞在其側急告父以去諸而臣父正色發  
聲乃肅衣冠回 孔廟從容誓死賊羣至擁之誘其  
投降臣父抗罵不絕口賊舉火焚學宮臣父奔抱先  
師木主悲號而風起火滅學宮僅存賊遂剗臣父右  
手燃指炮炙而臣父罵賊愈急至死不屈賊復支解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臣父身首異處散投烈焰之中臣以生員派守黃陂  
城隔離烽火迨家丁張陞逃歸臣始知臣父一身灰  
燼與胞弟張世補及家丁張德等一十二口盡膏賊  
刃矣臣甫十五歲犛犛孤幼不得見父永訣又不得  
覓父殘骸兩地殞亡呼籲無路故當日應城黃陂兩  
邑士民代呈死難情形已蒙府道批詳止未遽經題  
奏臣伏思臣父生爲聖明臣沒爲

聖朝鬼犬馬微軀深愧一死無裨於應城臣復何顏代  
父叩閭但念臣父三十年忠義之志一旦泣燐荒野



臣欲哭而無棺可撫飲血而有靈莫慰漂泊異鄉後  
經一載臣亦何愛此餘生惟我

皇上旌別炳如日星勸激不遺微賤伏按應城殉難知  
縣張紹登副總鄧祖禹俱得名達

御覽卽卹襄房縣鄖西有死難教職馬應奎王純卿俱  
奉

明旨贈卹獨臣父守城罵賊一段公案未達

天聰臣又何顏對死父於地下此臣之所以寸腸九斷  
痛心絕指不得不昧死冒陳也况當死賊殄殲未盡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如臣父以教官守城復挺身罵賊皆

皇上之神威遠振壽考作人伏望

聖明垂憐臣父死城之慘並臣代父鳴忠之苦懇勅撫  
按查例俾得與馬王等並錄不至名歸湮沒臣甘冒  
越之誅以事臣父於九泉臣願足矣爲此具本親齎  
謹具奏聞

重修黃陂縣城碑記

縣令 朱際敷

嘗聞州縣爲親民之官利於民者無不爲之百廢具  
修在政通人和之後而因時制宜又不得不籌所急



同治四年夏余由應山調署陂邑邑地勢平曠濱大江隣豫省爲漢陽門戶咸豐年間粵寇起蔓延楚北邑不堪滋擾近又捻匪充斥不時蹂躪環視城中廬舍寥寥街衢半積瓦礫父老曰舊城躡地賊數往來無所屏蔽耳考黃陂縣志前明萬厯年間始建磚城高一丈八尺圍九百八十三丈有奇凡六門皆有樓明季毀於流寇我

朝順治初邑宰張公尚忠楊公廷蘊相繼修復雍正乾隆年間兩遭水患再修者雍正年張公淑嵒乾隆年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十五

邵公大業沈公孟堅張公會秀厥後日久復壞未重修余忝居民牧前人成法具在何忍棄之曾集紳民議復舊制苦於經費無出爰捐重貲爲首倡餘在地方籌畫請於大憲量加獎予一面鳩工庀材擇公正紳耆董其事規模一仍舊制所宜者城樓旁設卡房六門築礮臺門建敵樓小西門尤扼要築月城一段掘深濠一道以備不虞自四年十月經始至五年十月落成於是制造軍火器械等物藉資守禦又諭令鄉民徙穀米入城以實儲蓄會省符調予往省後



任爲馬公修藩余甫卸篆適豫捻逼近陂邑馬公力謀堵禦予亦不敢置身事外遇機務亦加贊助及賊圍城閱一晝夜城中有備賊不敢犯旋卽遁去僉曰今日守城皆前日修城力也以予思之上世封建時卽立城垣周時益詳都邑之制秦漢而後分天下爲郡縣城制較多邑之有城自古已然且是役也上憲軫念民艱准予獎勵地方諸君子踴躍急公樂成其事後來守城亦新令尹之力余何與焉惟是我

國家運際中興立除氛祲天下之大咸與維新黃陂亦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楚中大邑歷經兵燹所宜撫字漸摩修廢舉墜者不止一二端所能蔽事至於治臻上理政體大備則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茲因城工告竣邑人士請序於余余誌其顛末其有出貲多寡襄事姓氏有各記在不備書

邑侯孫公去思碑

貢生 易繩祖

漢時有何公名武者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向竊心焉慕之以爲何政教之得民若是今觀於邑侯孫公之惠吾陂也亦然公名繼祖號紹堂浙之會



稽人也家世詩禮代有傳人咸豐初由供事分發楚省佐理軍務七年夏以勞績攝篆陂邑時兵燹蹂躪後無官廳視事於東門袁氏公祠撫流離瑣尾之民而安集之從容料量如髮就梳凡解饒除苛所以休養撫字者罔不至詳且悉歲月之間綱舉目張由是民賴以安上游引重奏准實授黃陂縣事

欽加同知銜賞戴藍翎所以報循良賞有功也夫吏治之難不難於承平無事之日難於傾覆再造之時陂邑土瘠民貧往來無大商賈時以捐輸軍餉符牒頻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七

下公量爲董勸不誤公亦不病民九年倡修衙署邑之人仰體德意踴躍輸將不數月而工告成他若建兩齋隆學校也修武廟崇祀典也葺忠孝節烈等祠闡潛德也試文童者六試武童者三所獲多一時英俊或登賢書或膺顯秩可謂取士必得者矣且夫天時與人事相爲表裏者也故曰政成則民和民和則年豐自公蒞任後二麥告登稻亦稔熟八九兩年飛蝗害稼鄰邑繹騷吾邑獨不受災自是連歲無歉民氣大和頌聲之作有自來矣陂境楚豫比連環黃接



壤蓋四達孔道也辛酉年二月賊由麻城分三股來竄其時兵餉兩絀人情洶洶公僅帶勇目數十名擒賊十餘人賊眾遂潰旋又協助舒軍門肅清境內非膽識過人何以能此壬戌八月賊又至維時警報無虛日公多方擘畫以靜鎮囂晝夜出巡不怠陂城因以獲全嗚呼值逆匪猖獗之時知有民而不知有身公之有造於陂邑也大矣至平日之情深教養子惠元元又非稱述之所能盡者也公蒞任時在咸豐七年四月去任時在同治元年九月旃幟之託匪朝夕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矣

矣故於公車就道之日士民祖餞於街衢父老攀轅於境上畱之不能而思之甚切爰採石磨礮紀其梗概且念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並建祠以誌不朽觀民之所以思公與公之所以致民思者較昔何公之去亦復何異孰謂今不古若哉祠在自新堂之後院屋僅三楹上以奉公祿主旁室庋藏器具堂亦公所分廉俸而倡厥始者也於此祀公則公雖去猶未去也治蹟可永垂不朽矣

邑侯朱公德政碑

主事 宗 彝



國家建牧長又我蒸民凡以興利除害也而或意事  
祿利自便身圖卑矣亦有學古入官宅心醇粹及試  
諸盤錯畏縮逡巡則才不逮耳若乃廉正植其體明  
敏達其用當官而行不避艱險者其惟朱公乎公名  
際數號半岩湖南慈利縣人也少稟異姿有聲譽序  
已而鳧飛鄂渚任應山知縣地當孔道戎馬倥偬公  
培城濬濠力爲守禦髮捻遠颺士民悅服上官嘉其  
才奏請以直隸州知州陞用檄視黃陂縣事先是邑  
城久圯賊至民皆散逃以故十餘年中迭遭蹂躪公於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矣

是急爲修城示諭邑民首先捐錢三千串文以爲之  
倡且親歷各鄉委曲勸導邑之人出貲應之而工以  
竣公又念垣墉雖崇非人莫守因舉行團練令各戶  
量出壯丁備旗幟修戈矛爲堵禦計十一月檢逆至  
見城中防守甚嚴胥遁去公之力也邑北夏店五社  
風氣強悍常聚眾劫殺恣爲威虐官吏無如何羣疑  
洶洶久懼生變公請兵會勦胥誅元惡良善以安嗟  
乎以數十年未修之圯城一旦奮然修之而賊莫能  
侵以數十年難治之積匪一旦毅然治之而人無弗



悅非公英斷卓識曷克至此他如取士以公任人以  
智聽訟以法馭吏以嚴其政尤難殫述第陂邑經兵  
燹後生全休養方賴神君迺下車年餘旋卽卸篆民  
之謳思其何能已爰聚諸士耆老礱石以紀之後之  
守此土者覽之曰美哉政也其遺愛深矣此非吾輩  
所當取法哉邑之人則又將延頸舉踵樂觀德化之  
成也

張伯明先生忠烈傳

熊賜履孝邑人

先生

諱

國勲

字

伯明黃之西陵人也弱冠卽以學行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百

知名下筆數千言立就倜儻有大畧不屑屑舉子業  
薦紳名公卿不憚折行輩事之資剛毅頓笑無所假  
語及天下事輒慷慨義形於色無賢愚髦孺咸知欽  
畏士大夫之下車至止者未嘗不式其廬焉明崇禎六  
年以明經授蒲陽儒學博士蒲陽風習素號佻達不  
雅飭先生至則痛裁抑之一繩以禮法俾秩然軌於  
正士習爲之一變時流寇猖獗屠戮中原靡子遺蒲  
陽鄰豫境適當衝突三載間薄城下者五六先生同  
邑令張公紹登百計守禦城賴以全先生因詣鄭郡



上平寇三策當事莫能用蓋時事已大可知矣九年冬賊以數萬騎突江北復圍蒲陽賊固知其舊難下矣指城上呼曰多與金帛及諸貝物卽當解去眾議事且急與和便先生正色曰賊有求而我與之是賄賊也與之去且喪我威況與之而未必去而復求其何以饜其欲不如堅守以待救遂與令弁某等率眾登陴晝夜死守兩月餘城中糧盡至羅鼠齧爲食使使告急鄭無一赴援者勢窮城陷或謂先生曰公師也可以無死盍去諸或爲先生危曰賊側目公甚是

未可櫻其鋒不如縋城匿他所先生毅然不顧反署肅衣冠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復詣大成殿謁先師賊眾擁泮池舉火焚殿先生抱先師木主大哭賊執先生曰若非守城張教官乎先生曰死卽死耳奚問爲指賊大罵賊怒剗右手燃其指先生罵益急賊益怒遂支解投之烈焰中次子世補並家屬十二口俱死之時崇禎九年十二月初四日也長子世祐自西陵聞變匍匐走蒲陽求遺骸於骨山血漸青燐碧燼中亂草疊髒莫之可辨行路哀之世祐遂截指血書



告城隍神徒步北上伏闕下以先生殉難狀聞會楚  
撫軍及直指使合詞上其事勅贈先生國子監學正  
祠於鄉歲時致祀世廕一子儒學生奉祠事如例嗚  
乎先生一寒羶耳非有縮符民社之責也而城亡與  
亡至肝腦塗地不顧可不謂烈與夫子臣弟友生人  
常道耳不幸而變亂是值則死其所事捐糜無悔分  
義應然烏足爲異自世衰道微倫紀掃地彼夫朝仇  
敵暮君臣彈冠結綬相率下逆闖之拜而頽然黜膝  
暴露東門外者血肉固猶未冷也從來仗義死節皆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甲

三

沈淪淹蹇廢斥疏賤君王不識面孔不知姓名之人  
而所謂青年華秩白首崇階朝廷所心膂而股肱之  
者固其開門納款上殿勸進而奔走伏謁之恐後者  
也甚或平時標榜名節猥自附於當世賢豪君子者  
之流一旦屈膝亂賊稽顙僭僞行同狗彘靦不知羞  
方攫取高官厚祿以驕妻妾誇鄉里流俗狃於聞見  
亦遂習而安焉則反若前日激烈赴死殺身成仁者  
爲驚世駭俗希奇未曾有之事而爲之縮頭吐舌噴  
噴焉異之世道至此可爲寒心矣先生惟求其理之



是心之安而且與日月爭光矣嗚乎是豈先生意哉  
先生徂矣三十餘年英靈如在蒲陽廟食尸祝不衰  
卽向之所謂北面寇仇喪心寡廉恥者亦或凜然於  
當年之義氣而咨嗟歎息不能已此可見天理之在  
人心有終難滅沒者然使其或遇先生之遇而仍不  
能爲先生之爲則以幾希之偶露乍見者恒汨於其  
所習而奪於其所便也使因其見端而務爲擴充之  
則皋夔龍比何人不可以爲而謂有今古之異乎正  
無事歎先生爲不可及也嗚乎斧斤削伐牛羊芻牧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之餘日戕月剗萌蘖幾何綱常名教未知飄泊何所  
聞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興矣世祐字公望下帷數十  
年蔚然名宿今復銳志絕學與予爲切劘友以殫先  
生未竟之緒先生有子矣况我

國家表忠旌節幽隱不遺前代死事諸臣闡揚畧盡近  
且開局蘭臺哀集文獻爲龍門涑水全書貞烈如先  
生自當與東林諸子並千古亦無俟鄙言之贅矣先  
生有靈尙鑒之哉

李公祠碑記



邑侯李公

諱應先

號

伊蒿福建南安人萬厯壬寅年

二月蒞任至丙午六月陞雲南陸梁州知州士民思之建祠於邑西城外孔道閒歲丙子寇燒民舍延燬士民不忘復建祠城中後街公館之前歲丁丑邑侯子諱銓臺萬厯丁未進士厯任湖廣方伯過邑祭奠憫士民重建之意捐俸陸拾金酬之士民仍以所捐買生員汪文秀田伍石叁斗於踏腳湖之上計伍拾貳坵離城十五里糧歸孔甲每歲收租貳拾陸石伍斗以爲祭祀修祠之費恐其久而湮也故鐫之於石以垂不朽云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高

崇禎丁丑歲季秋月知縣周元泰督工建祠主簿鄭廷舉暨闔邑鄉紳士民守祠生員門生楊際乾全立

重修李公祠碑記

邑令

孫繼祖

會稽人

邑侯李公宰陂有善政邑人爲立祠祀之祠建於明季在西門外孔道閒燬後復建於後街之東北隅垂數百年矣咸豐四年兵燹後而公祠無復存邑之人不忍其久而就湮也爰爲具呈清理捐貲重建余時承乏茲士慕公惠陂之治嘉邑人之舉欣爲贊成其



美且鐫其梗概於石以誌不朽夫古之沒而得祭於社者必其有功於民者也公之盡心爲政於當日非有所期望於後世而後之人亦非有私於公是祠也有基勿壞俎豆維新非公德澤入人之深何以及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宰斯邑者得不以公爲矩矱而高山仰止也乎

京都黃陂館奉祀程子記

王之斌

世第稱河南程氏而誕降楚陂之由史冊多未之及歲己丑金殿珊太史倡祀兩夫子於邑館客見而疑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五

之與讀朱子二程祠祀乃曉然而去殿珊謂余曰君盍手書是記綴數語以揭之余按朱子記稱洛人程昞任黃陂尉秩滿不能去遂家焉以明道壬申生子顛癸酉生子頤後十餘年得周公愷頤與之游二子因受學云云是二程之爲楚產非等尋常宦蹟紫陽記之已詳余後參之邑乘尤得其顛末蓋開府公適令陂而終大中公昞以錄舊臣裔就陂尉後卽家於程鄉坊侯夫人夢雙鳳入懷而生兩夫子稍長築臺於山巔以望魯名魯臺山山下有川岸植叢木名理



趣林後雖別遷還洛而靈爽常依戀於生長之鄉陂  
人士之尸祝而俎豆之亦固其所宋時於縣尉廳建  
思賢堂豎坊河邊顏曰闕里誌景仰也明初創祠山  
麓建雙鳳亭繼增涵虛亭於祠內旁有聰明池後因  
池爲魯臺書院與濂溪嶽麓並稱不朽國初楊邑宰  
廷蘊鼎力重新至今勿替都中館舍雖未克如梓里  
專祠而倣其義設主以祀之俾同邑往來者隨時虔  
祭仍不失過閭而慕過墓而哀之情以視古今之名  
爭兩地者固有間爾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一頁

都城改修邑館北院題名記

王之斌

天下久欲共爲之事無論誰實爲之類皆以觀成爲  
快嘉慶丁丑余計偕入都見各館皆題額而本館缺  
如鄉先輩謂向失所傳卽有亦無位置處太息久之  
嗣披邑乘錄仕宦科名爲一冊加以頻年參訪十得  
八九竊意倘獲京職定拓館廳爲題名計道光己丑  
後屢以商之同人奈集腋維艱相期異日戊戌冬服  
闋北上遇殿珊侍御於汴州客舍謂余曰南院事心  
力俱竭幸告成功而北院乃君責也余亦唯唯而別



抵京後擬俟積貲藉伸夙志詎庚子夏北廳坍塌難  
緩須臾爰與諸君設法卜期九月先建廳堂顏曰集  
鳳並將列朝仕宦分別標題往來者一望而知爲文  
人之盛丙午夏萃力績工以恢全局俾上院高於中  
廳文昌殿外加廓廊與後屋異前後一新南北兩稱  
適侍御寄柬詢及余復之曰我欲爲者君倡於前君  
待爲者我踵於後相需而成數十年心願乃稍遂耳  
自茲以往永守舊章安見後之君子經營培植不更  
有加耶是爲記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一頁

重修雙鳳亭記

金光杰

陂邑舊有雙鳳亭所以紀昔賢之遺躅而樹一邑之  
文峯也宋明道伊川兩夫子生於斯邑太夫人曾夢  
有鳳之祥兩夫子幼卽志道城東南有山巋然嘗登  
其巔築臺以望魯後人遂名其山曰望魯山臺曰望  
魯臺焉明景泰閒於山麓建立祠堂崇祀兩夫子天  
順時沈靖建亭於臺上然讀正德閒給事中戚賢謁  
二程祠記云進觀雙鳳亭又開後門登望魯臺是臺  
在山上亭固在祠內也



國朝康熙初邑侯楊公廷蘊重修二程祠始移建亭於山椒乾隆時邑侯邵公大業復增修之此後人文蔚興科甲鼎盛邑人登此亭者不徒想望兩夫子流風餘韻亦以思念楊邵兩公之功德而弗忘但亭在山巔非功程堅固每不能持久自道光癸卯春爲大風所折倒遺趾雖在山巔童然鄉會試邑人得雋者亦漸寥落不如前焉夫科名之盛衰由於教學不盡關風水而各州縣遇有修建事輒多奇驗况兩夫子之遺蹤與楊邵兩公之德政未可聽其湮沒也惟自辛卯

大水後城南文昌閣早形坍塌學宮及二程祠均多滲漏此皆刻不可緩之工寶塔自遭炮火焚毀飛簷大半脫落百餘年無補修之者亦欠缺事也然文昌閣工程較鉅非集闔縣捐輸之力不能大舉惟權其輕重難易量力興工先學宮次二程祠而後及此亭與寶塔余與同邑諸君子議既定乃請於邑侯蕭溥原明府亦欣然從其議出樂輸存官之項六百緡先交公局余亦自竭綿力以倡其始復與蕭溥原明府以函分致京外各官先後寄到銀若干兩又陸續收



到捐款錢若干緡與諸君子鳩工庀材悉心悉力次第工竣而此亭之費最鉅經始於丁未之春落成於戊申之冬舊亭兩層形家者謂宜高大今則三層增高丈餘而臺階亦增寬數尺矣舊地內平坦而外起苙稜積水內灌基土易鬆今則階級三層四圍低鋪石版而積水可出矣舊礎腳僅墊小石今則墊大石數層上定鉅礎襯以石鼓而柱腳深穩矣舊外柱用麻石內柱用杉木木之堅不稱石今則下層內外柱及柱之上下枋皆用麻石勢均力敵矣舊用杉木材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覓

小而脆今則上層枋柱多用楠木次則樟木及檐桷亦苗木材大而堅矣舊亭內空虛今則亭之中立碑亭一座其頂直上肩負三層之承重枋其石柱與木柱相銜處皆鎮以巨石如繖之有柄如船之底受載矣舊桶上鋪板片瓦有罅漏而雨水不能腐爛矣舊設圍牆易藏奸匪且不能遠眺今則撤牆而植以松柏生氣蔥鬱而遠景皆在目前矣規模工力較舊制增勝而風景亦覺頡殊余每偕諸同事登眺其中見山下祠宇崇峻古栢參天則兩夫子昔時讀書處也



隔河卽縣城城內衙署相接則司空公及大中大夫  
涖治之所也程鄉之坊隱隱在望卽兩夫子誕生之  
地也一水繞地兩岸多美植卽花柳前川昔時尋樂  
處也亭之南田疇萬頃樹木陰翳卽所謂理趣林也  
亭之東平田積水與湖光掩映卽兩夫子習射之地  
今稱流矢湖也亭之東北長河蜿蜒則又灑水西流  
四十里之來源靈秀所鍾以篤生賢哲者也兩夫子  
誕降之區及其所游覽之地名勝歷歷皆可於一亭  
收之而且甘露洪界木蘭礦山聳秀於東北兩河匯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亭

入武湖湖外則江夏武昌黃岡諸遠山環抱於東南  
一覽千里可以致廣大可以極高明如鳳之翔乎千  
仞而覽德輝也然則亭之重修道岸不於此同登文  
峯不於此益峻哉亭中四面勒碑一則追楊邵兩公  
之德政一則保固後來之厲禁皆請溥原邑侯撰一  
則同邑劉君請立之舊碑一則同事諸君子屬余撰  
此重修之記也後之覽者庶幾興感於斯文

改修京都邑館南院記

金光杰

會館不止南院獨記修南院者誌功始也修南院只



記南院必詳陳顛末者援先事以勸後來也舊館在東草廠衎衎康熙中年鴻臚冷公變置未果其地遂墟嘉慶初姜星六方伯慨捐千金癸亥購新館於潘家河沿院分南北時房價不敷以南院典償己卯吳畚田劉筠圃諸先生捐金贖之道光癸未余司館事襲涂柘山比部舊規爲歲修計而房多虧朽補葺頻勞己丑春敬立神座中祀文昌司科名也旁祀二程尊先賢也從祀星六方伯報義舉也自後余與王萃珊比部迭爲經管屢擬通局改修余覺南院尤不可

緩丁酉幸鬻舊基得善價經營慘澹籌費若干戊戌季夏興修日親鳩庇三閱月而功竣余慨然曰會館一事始則有者使無繼則無者使有可見廢興存乎其人今日南院之修余始亦難之畢竟事成無累人亦何憚而不汲汲於公也且余豈止爲南院計又豈止爲北院計使後之君子心余之心南院積租十年可修北院再爲置產納費南院毋庸外賃如有贏餘以備義舉觀光者不獨廣夏可居而去來且有所恃將見士氣日興科名日盛是則鄙人所厚望也夫



朝木蘭山說

徐承頤

今豈謂木蘭巾幗代父從軍卒能報國全貞降突利  
可汗諸國猶不足千秋廟食哉顧先王制禮士庶祭  
其先良由孝子慈孫悽愴霜露藉粢盛酒醴以摠報  
本之忱不欲疏不欲數歲時展祭且有常期他如乞  
禱山靈非人之分所得爲亦非人之心所難已而近  
今之世群然奉祀此曷以爲山有木蘭群峰環繞玉  
皇真武廟貌巍然廣廈數百間浮屠滿室世有言其  
靈驗者遂相與家傳戶說邀祝無窮其狡黠之徒多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又一百一

行不義亦藉潔齋一旦盡免生平罪戾頂香百拜從  
者塞途舉國若狂高呼疾走以斯祈福若無福之不  
臻以此免災若有災之俱宥甚哉其惑也孔子曰敬  
鬼神而遠之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夫人生世宙  
父勤母育此恩最不忍忘菽水逮親存視楮牛以祭  
其心之懽戚爲何如也况未能盡養生前又不克竭  
情身後徒榮擾於室家妻子而於山嶽乎邀靈聰明  
正直爲神其果式憑而饗乎知耶愚耶非耶是耶有  
能辨之者



重修黃陂縣城記

事待人而爲功因時而起人與時會而事集功成以遂其志非偶然也我邑有明萬厯建磚城季年雉堞毀

國朝順治二年邑侯張公尚忠修復之增築者楊公廷蘊也嗣是武昌太守張公淑郡捐修於雍正年間乾隆初邵公大業繼修沈公孟堅竣其事後五十餘年張公會秀又重修焉蓋在乾隆壬子歲也道光辛卯大水戊申己酉又大水城圯東西北尤甚濠半夷至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平邑侯蕭公蔭恩侍御金公光杰以賑災餘款修城始東北旋工停志蓋未逮也咸豐二年歲壬子粵匪犯鄂捻直南驅自是吾鄉歲苦寇先君官庶漢溪公終先大父母事乞病在籍延福亦於己未假旋同治癸亥秋隨兄禧偕弟祖侍先君先母喻恭人避捻於城南武湖舟居先君見人多水濱立賊至將爲魚槍於懷顧延福等曰此豈非無城故乎夫無城何有縣苟無縣何有民吾年衰竊有志焉寇退延福以告邑侯呂公憲瑞首爲團練議次卽修城凋敝之餘費無



所出爲奔告省中當事允照黃安近事議卒無成先君慨然曰豈吾邑不當有城耶女勿忘我志乙丑湘南朱公際學權陂篆出示興修邑人稱慶適延福自江右歸先君喜以語延福而亟欲事之成也命延福趣邑侯集邑君子議所以行事急時迫借書院膏火錢三十緡設局開工並議以金侍御所移創之文昌閣業經賊火燼餘石塊權宜挪用捐貲首城中次四鄉舉欣欣然望城成旦暮開工開月餘捻忽闖入踞邑城兩月幸免火劫邑人願修城愈急邑侯思旣前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三

功而滿目瘡痍費愈難集延福白當事發倉米二千餘石代賑以工並籌款二千緡津貼之太守鍾都轉首先捐廉署太守聶公爲勸邑人貿易於漢者得錢一千八百八十緡延福仍於漢上設法通挪湊應急需而猶慮停工待費也邑君子時圖匱焉地方稍安集酌收前捐一面投鄉分勸邑之人咸踴躍故得早蕝厥事城復舊規濠深以廣更於小西門建月城小東門造礮台一座

文廟疊經賊毀并一律修理整齊是役也德意流通爲



民造福我爵相節使官公文中丞鄭公敦謹爵中丞  
曾公國荃署方伯唐公際盛方伯何公璟署廉訪丁  
公守存觀察盛公康觀察王公文韶武昌太守黃公  
昌輔郡太守鍾公謙鈞聶公光鑾之綱紀於上也興  
廢補做以民事爲己任我邑侯朱公之大有造也本  
任黃梅縣覃司馬瀚元劉巡政定冠奉委來陂勤事  
恤民心力俱瘁其左右宣力者陳司廉國贊李司鐸  
運北吳司鐸道亨胡守戎得魁趙捕廉奎大城潭方  
巡政家穀澗口李巡政維新贊助多勞也邑君子宗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高

封君淇祝封君正銑孝廉徐君承頤張君安慶貴州  
威甯刺史王君道湘孝廉方正周君燮胡君樹森周  
君恒渠茂才陳君啟書易君繩祖燕君商王君炳麟  
周君沅陳君均宰金君丙釗涂君道詠族叔良榮職  
銜陳君瑞芝任君學書張君澣周君作賓李君桂森  
喻君鳳陽朱君錦湘太學周君家相劉君佑琯李君  
文錦陳君均藻李君開泰陳君瑞清公正明幹勸捐  
購料鳩工或事任數人或人兼數事也其經理出入  
帳務則從九袁君瀚章許君相弼魯君德昭始終綜



覈清慎也其收發磚石灰木則太學李君文銓劉君士瀚譚君伯奎職銜張君兆熊胡君啟春李君殿榜任君學達精詳而密察也又有孝廉張君紹良廣文藍君鳳翔黃君雲鴻王君承紱茂才陳君駟門金君國塏王君炳奎萬君文斗樂君元柳胡君之魁游君鳳闕郭君春泉彭君錦湘職銜涂君薰羅君占魁孫君學朗徐君兆勳江君錦春魏君之漢太學田君耀南楊君人秀李君烈卿彭君啟烈王君用霖宋君楚賢王君康第分鄉敦勸罔不勤慎賢勞急公而任事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一

也延福從諸君後愧無微末之勞時切隕越之懼感憲恩之逮下合眾志以成城工起於同治四年乙丑十月竣於五年丙寅八月動用工料捐輸錢文另勒碑記若夫復文昌之高閣新望魯之講堂濬河道以順流修考棚以校士駸駸乎百廢俱興則又侯我邑侯馬公修藩之成厥終也工之將竣也邑之人始敢議圍練亟圖所以守城請於當事撥發大礮軍裝多件時先君喟然曰吾邑城成可議守吾志慰矣是冬拾至馬邑侯聞警接篆會同朱邑侯率邑君子暨延



福籌防並今春拾逼城二次均獲安堵先君縱不及  
覩其效而其效固早逆覩之也嗟乎邑城修於乾隆  
壬子迄今七十餘年矣寇興且十餘年今乃有城可  
守天耶人耶有志者事竟成後之君子可以興矣爰  
據事實以記之邑人蕭延福誌於同治六年丁卯六  
月

重修

李忠墀

文昌帝君宮記

帝君以忠孝立身並以教孝教忠維萬世綱常於不做故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真

其垂訓之書凡立心制行仁民愛物諸端罔不諳諳  
焉至詳且盡非獨司科名已也陂自前明萬曆甲午  
邑人鄭中憲信損鐵鎖龍潭勝地一區胡邑侯仲瀾  
公從而祠祀之傾圮已久近值賊氛廿餘年未遑修  
舉非所以崇祀典培文教也矧我

朝深荷神庥疊加封號歲三祀之禮莫隆焉典莫重焉  
尚可任其曠廢不亟亟乎振興哉幸邑侯劉培植文  
風欽崇祀典用是仰體德意商復舊規於同治辛未  
月 日庀材鳩工仍故址以興土木中立



帝君宮重明禋也上立

啟聖祠隆追報也東南隅立奎星閣兆科第也其地之靜

闕清幽前志具言之行見神靈式憑佑我

國家培我士子觀感而葆忠孝之良樹立而學聖賢之  
品文運之隆有不蒸蒸日上者哉

新建考棚記

李忠墀

考棚之設所以卹士子謹關防論定人材爲

朝廷儲公輔器所繫爲至鉅也陂邑素無之屆考試時  
或在廟或在縣署多士每苦狹隘廊檐階下亦列坐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三

其間未免飄搖風雨且自備桌椅勞莫甚焉便於倩  
代弊莫甚焉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寒士盡歡顏少  
陵歌若爲此時慨之道光庚寅平湖韓公銅士來宰  
茲邑與紳等酌議創修間有道遠未至者延之至再  
至三不憚造廬勸駕羣賢畢至無不踊躍從事城鄉  
樂輸得若干緡遂選勝購地庀材鳩工越歲餘而蕆  
事士之就試者睹其棟宇恢宏號舍層列器具完全  
勞者逸弊者杜幸託仁人之宇咸感戴於弗已夫士  
卽懷才待試非靜其心養其銳精疲神倦猶能以浩



瀚磅礴之氣發爲清真雅正之文耶此舉落成後首  
試卽得金君可亭後之所得亦皆爲知名士次第擢  
巍科取甲第孰非賢邑侯之大有造於吾陂及紳等  
鼓舞而作興之哉是爲記

新建資生堂序

李忠擘

從來恤幼存孤載諸典籍傳爲恒言夫人而知之矣  
然躬行實踐蓋難其人非體上帝好生之德聖人懷  
少之心或以乏財自諉或謂勸助維艱卽有黃口待  
哺漠然無動於中不異越人視秦人肥瘠昔人謂能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中

一

爲善而不爲比之入寶山空手回太息良有以也吾  
陂素有育嬰堂廢墜多歷年所久未復此盛舉徐君  
海年以太史候選觀察其守浙之嘉興溫州諸郡也  
關山迢遞仁心仁政余不能采風問俗見而知之今  
觀其慈祥樂善慷慨好施特捐田八十餘石建資生  
堂以收養孩稚意莫美焉法莫良焉由今測昔其居  
官之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不待智者決矣且念人之  
欲善孰不如我絕不沾沾自喜獨擅美名更望眾君  
子隨時資助襄善舉而計久長眾君子亦卽樂輸而



相與有成心何公而意何廣以遠也伯玉恥獨爲君子樂正氏好善優於爲政古今人豈果不相及哉因不勝欽慕而爲之序

自新堂序

李忠堦

人不患乎有過患乎有過而不能悔悟以自新則終其身爲叢過府而背天理拂人情干國法怒鬼神胥於是乎在悟者自新之機也不悟則迷迷別不知爲過恒剛復自是而自新難悔者自新之漸也不悔則頑頑則明知爲過終怙惡不悛而自新難自新之時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五

用大矣哉夫人非堯舜過孰無之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成湯以不吝爲聖伯玉以欲寡爲賢謂非用此自新之道以底於無過之地乎封君宗蒨園倡約同人捐貲建堂顏之曰自新宣講

聖諭孝經及鄉約諸書遵

王章也延名醫種牛痘育嬰孩也施茶發藥惠在生者也施棺槨設義塚澤逮死者也立義學助院費波及儒林也凡皆賑窮恤貧正人心維風俗推自新之意廣作新之功何一非合天理協人情國法所宜褒揚



鬼神所當呵護而收日新又新之效於無窮耶詩曰  
自求多福書曰咸與惟新自新之時用大矣哉

自新堂碑記

宗 彝

新者何革其舊之謂也自新者何操諸己之謂也夫  
人衣垢不忘澣面垢不忘洗顧可於方寸之內聽其  
淪於舊染之污而不思所以自新乎況邇年來旱蝗  
水火瘟疫刀兵災害疊見天之示警屢矣際此而猶  
不知悔思去故而取新豈人情也哉爰約同人共謀  
集腋度地庀材成屋三進名其堂曰自新酌議舉行  
黃陂縣志 卷十五 藝文 中 一 頁

講約育嬰施茶發藥各條以啟顛愚以濟貧阨稟准  
邑侯在案繼自今非惟同事諸人當顧名思義滌慮  
洗心尤願人人爭自濯磨共圖晚蓋庶幾相觀而善  
日新又新無負斯堂之名也夫

庠生徐承孚校對

漢鎮湯積秀刊